讀四書大全說

讀四書大全說卷五

衡陽王夫之譔

論語雍也篇

說居敬則行自簡亦天理自然之相應者如湯之聖敬日躋則其寬仁而不苛責於民固條理之相因無待已敬而又別求簡也故朱子曰程子之言自不相害集註雖不用其說而必存之然謂敬得簡者敬德已成之功也若方事居敬之始則不得不用力於敬用力於敬則心已密而是非得失之不自欺者必無小無大無人無己而不見其一致則且不安於簡而至於求物已煩者多矣故不得不將

居於己與行於民者分作兩事而一以敬一以簡也程子怕人將敬簡分作兩橛則將居以仲弓行以伯子而血脈不相貫通故要其極致而言之謂敬則必簡以示敬德之夫坤之直方所以不習而無不利者天德王道之全也朱子則以脩而臨民君雖其本而行乃其實既不容姑待我敬德之充實光輝而後見諸臨民之事則持己以敬御人以簡兩者之功同時並舉斯德以嚴而日成教以寬而漸喻不蹤求之於理之一而相因於分之殊此脩天德行王道之津涘也仲弓只是論簡而於簡之上更加一敬以著脩己治人之節目不可紊亂則居簡而行簡者病也居敬

而責人以敬者亦病也簡爲夫子之所已言故其言若歸重於敬而實以論簡之可則在簡者必求諸敬而不能簡者其規模之狹隘舉動之瑣屑曾不足以臨民又不待言矣仲弓蓋就行簡者進求純粹之功非劈頭從敬說起以敬統簡之謂求之事理求之本文知朱子之說視程子爲密切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無不以居敬爲德敬者非但南面之所有事也行簡則唯君道宜然唯君道爲然則仲弓之語於行簡上進一步說居敬實於君子之學居敬上更加一法曰行簡也且如畜馬乘不察於雞豚雖以遠利若在命

士以下卽與料理亦未必不爲敬而爲煩苾就非南面者而言之則只是敬敬德之成將有如程子所云中心無物者自然一切可已而不已之事不矜意肆志去攬著做若其爲南面也則不待矜意肆志以生事而本所應求於民之務亦有所不可責備只此處規模自別故曰理一而分殊窮居之不簡必其所不當爲者若所當爲本自不煩帝王則所當爲者固有不得盡爲者矣直到無不敬而安所止田地方得以其易知簡能者統馭天下如一身一家之事若其未逮於此但以窮居獨善之居行而心中無物者試之人上恐正不能得簡也仲弓且未到從心不踰矩地

位故夫子於見賓承祭之外更須說不欲勿施使之身世兩盡寬嚴交致程子遂以一貫之理印合之則亦未免爲躐等矣

直到伯子不衣冠而處大不可地位以之治民自亦無不可若君人者必使其民法冠深衣動必以禮非但擾民無已而勢亦不可行矣到行於民處豈特仲弓之行簡無以異於伯子即五帝三王亦無異也兩行簡字更無分別伯子有得於名法之外則必不以自弛者張之於民於以治人人且易從故夫子曰可也言其亦可以南面也居者所以自處也行者行之於民也程子似將居簡心行屬事看

此王通心跡之判所以爲謬假令以堯舜兢業之心行伯子不衣冠之事其可乎出令於己曰行施令於民曰臨臨者即以所行臨之也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猶言自治敬而治人簡也謂自治敬則治人必簡亦躐等在須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時方得貫串夫子曰可使南面仲弓曰不亦可乎下語俱有斟酌且不恁地高遠

居敬既不易行簡亦自難故朱子以行簡歸之心而以呂進伯爲戒看來居敬有餘行簡不足是儒者一大病痛以其責於己者求之人則人固不勝責矣且如醉飽之過居處之失在己必不可有而在人必不能無故曰以人治人

不可執己柯以伐人柯也曹參飲酒讙呼以掩外舍吏之非則先已自居不敬固爲不可若留吏之喧囂於不聞以徐感其自新亦奚病哉欲得歸民亦須着意行僻未可卽以一敬字統攝

朱子既云不遷怒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又云不是工夫未到而遷怒貳過只且聽之只此處極不易分曉朱子苦心苦口左右怕人執語成滯總爲資質魯鈍人須教他分明而道在目前與似卽難後人讀書正好於此左疑右礙處披沙得金若未揀出直是所向成棘叢不遷怒者因怒而見其不遷也不貳過者因過而見其不貳也若無怒

無過時豈便一無所學且舍本以治末則欲得不遷而反遷欲得不貳而又貳矣故曰卻不是只學此二事不遷不貳是其成效然無怒無過時既有學在則方怒方過時豈反不學此扼要處放鬆了更不得力故又曰但克己工夫未到時也須照管總原要看出顏子心地純粹謹嚴無閒斷處故兩說相異其實一揆易云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是克己上的符驗知之未嘗復行是當有過時工夫可見亦效亦功並行不廢以此推之則不遷怒亦是兩層該括作一句說若是無故妄怒於所不當怒者則不復論其遷不遷矣怒待遷而後見其不可則其以不遷言者必其當怒

者也怒但不遷而卽無害於怒效也於怒而不遷爲功功也則亦功效雙顯之語也然夫子於顏子旣沒之後追論其成德則所言功者亦已成之詞矣朱子不說效驗之語爲問者總把這兩件說得難似無可下手處而一聽之克己旣熟之後則直忘下臨幾加愼一段工夫故不嫌與前說相背而集註云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八字下得十成妥穩更無滲漏其言至於如此則驗也而其曰功者則又以見夫雖不專於二者爲學而二者固有功爲則不可言效至如此而必言功也此段唯黃勉齋說得該括精允所云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方過之萌瑕類莫逃是通計其功

之熟也其云既怒之後冰消霧釋既知之後根株悉拔則
亦於怒與過加功而非坐收成效之謂矣嗚呼此勉齋之
親證親知以踐履印師言而不墮者爲不可及也
自爲學者言則怒與過是己私將熾時大段累處喫是要
緊放卽此正當用力自顏子言則不遷不貳是天理已熟
恰在己私用事時見他力量則未過未怒時其爲學可知
己克己之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所
謂非禮者於物見其非禮也非己之已有夫非禮也若怒
與過則己情之發不繇外至矣外物雖感己情未發則屬
靜己情已發與物爲感則屬動靜時所存本以善其所發

則不遷不貳者四勿之驗也所發不貳於所存而後得所存者之容而非託於虛矣動靜不可偏廢靜有功動豈得無功而此所謂動者則又難乎其爲功者也徐怒不忘卽已是遷後過之生不必與前過爲類無此過更有彼過亦是貳到此地位豈是把捉可以取效顏子之學已自篤實而光輝矣篤實光輝四字方形容得他出蓋學之未至者天理之所著自在天理上見功不能在己私上得力怒情也又情之不平者也過則又不待言矣情者己也情之不平者尤己之不能大公者也故怒與喜同爲情而從出自異凡喜之發雖己喜之而必因物有可喜以外而歆動乎中者也若怒之

發則因乎己先有所然有所不然物觸於己之所不然而怒生焉故天下之可怒者未必怒而吾情之所怒者非必其可怒雖等為可怒而見盜則怒見豺狼蛇蝎則惡之甚之而怒不生豈非己先有怒而不徒因其能為人害也哉己先有怒則不因於物不因於物故物已去而怒仍留遷之所自來也故人有遷愛無遷喜無遷哀而有遷怒喜因物則彼物與此物殊而雖當甚喜有怒必怒怒在己則物攖而己不攖當其盛怒投之以喜而或怒也感乎物而動己則外拒而克之易發乎己而加物則中制而克之難故克己之功必驗之怒而後極焉因於己則怒遷因於物則

怒不遷喜怒哀樂本因於物昏者不知以己徇物而己始爲害故廓然知其因於物則即物之己可克矣而以其本因於物則蕩而忘反之己較易知而易克怒因於己不盡因物而今且克之使因於物則固執之己私亦蕩然而無餘矣夫在物者天理也在己者私欲也於其因於己而亦順於天理之公則克己之功尚蔑以加矣是豈非靜存之密天理流行光輝發見之不容掩者哉故以知顏子之功爲已至也怒與過總是不容把制處所以然者則唯其皆成於己也過者亦非所遇之境必於得過也己自過也己有過而誰知之乎知之而誰使之不復行乎夫人之有過

則不自知也雖知之而未嘗自惜其復行既不以爲懼而復過者固然矣假令他人之有過則無不知也則無不疑其後之復然也有過而知知而不復行此非以大公之心視在己者如其在人而無所迷因以速知其不可而預戒於後者詎能然乎蓋以己察人之過者是非之心天理之正也即奉此大公無私之天理以自治則私己之心淨盡無餘亦可見矣夫子於此直從天理人欲輕重淺深內外標本上揀着此兩項以驗顏子克己之功至密至熟發見不差者而稱之非顏子不能以此爲學非夫子亦不深知如此之爲好學非程朱二子亦無以洗發其本原之深而

豈易言哉若於怒於過雖功未至而必有事則爲初學者言正未可盡不遷不貳之德也情中原有攻取二途喜取於彼也怒以我攻也故無濫取者易於屬厭無妄攻者勝不及收攻一因物之可攻而已無必攻之心則克己之功豈不至乎取緣己之不足攻緣己之有餘所不足所有餘者氣也非理也氣不足則理之來復易氣有餘則將與理扞格而不受其復唯奉理以御氣理足在中而氣不乘權斯可發而亦可收非天理流行充足者不能也理居焉以治氣乃不遷怒理居中以察動乃不貳過顏淵所云遇怒則克遇過則克是志學事朱子

所云全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是適道與立事遇怒則克遇過則克不怒不過時又將如何此慶源之言所以使人學爲顏子而朱子之言則顏子之學爲聖人也其亦有辨矣

遇怒則克遇過則克克不得不成便休又豈只痛自悔艾於無已乎固知朱子之言四勿正與慶源一下手處然人亦有依様去視聽言動上循禮而行御於怒過乘權時不得力則正好因此遷訛之非幾以生警省而自求病根故慶源之說亦不可廢此項須困心衡慮到克不去時方知四勿之功是如此做而悔悟夫向之從事於視聽言動者

徒描模畫樣而不足與於復禮之學也故可因怒因過以生其篤志而功則不盡於此

小註朱子答問中有聖人無怒一語多是門人因無過之說而附會成論非朱子之言也集註引舜誅四凶一段明說聖人亦但不遷怒耳喜怒哀樂發皆和也豈怒獨無必中之節哉緜爲禹父又位在八議之條豈舜恬然愉然而殛之如伐惡木除雜草相似孔子歷階而升以責齊侯命樂厠中句須下伐廚人時當自不作謝安圍碁賭墅風味此方是天理大公因物付物之正朱子嘗曰談笑殺人斷乎不可則豈有聖人無怒之理哉怒者緣己之有餘氣有

條者衆人之怒也理有餘者聖人之怒也其以攻己之所異則一而已矣今不敢謂顏子之無異於聖然不遷怒者聖學之成聖功之至也顏子非學聖而何學學而不與聖人合何云好學區區於此較量淺深固矣夫

莊子說列禦寇食豕如食人釋氏說我爲歌利王割截支體時不生我見人見所謂聖人無怒者止此而已矣春秋書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只此九字千載後如聞雷霆之迅發

許衡云顏子雖有心過無身過甚矣其敢以懟賊之心誣聖賢也橫渠云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慊者心慊之也而

心之所慊者則以心而慊其身之過也心動於非迷而誰覺之乎心之有惡則謂之慝不但爲過若其一念之動不中於禮而未見之行事斯又但謂之此心之失而不成乎過過者有迹者也如適越而誤至於燕也失則可以旋得過則已成之迹不可掩而但懲諸將來以不貳倘於心旣有不可復揜之愆徒於容貌動作之閒粉飾周遮使若無瑕疵之可摘是正孔子所謂鄉原而許衡之規行矩步以講道學於蒙古之廷大理其獎不顧此心之安徒矜立坊表炫人耳目苟免譏非者衡之所以爲衡者此也而顏子其然乎蓋唯顏子心德已純而發見於外者不能幾於耳

順從心之妙則如曾子簀而弔之類言動不中於禮者時或有之乃其心體之明不待涖之俄頃而即覺其不安是以觸類引伸可以旁通典禮而後不復有如此之謬矣衡云無身過易何其談之容易也心者性情之所統也好學者之所得而自主也身者氣稟之所拘物交之所引者形質爲累而患不從心自非盛德之至安能動容周旋而一中於禮故以曾子之臨深履薄而臨終之頃且忘易大夫之簀衡乃云無身過易吾以知其心之久迷於流俗而恃其非之無舉刺之無刺者爲藏身之僞術矣總以大賢以上於性見性易於情見性難不遷怒則於情而見性於

道見道易於器見道難不貳過則於器而見道此以爲天理渾然身心一致者也而豈悖天理亂民彝之許衡所得知哉

三月不違仁夫子亦且在顏子用功上說其心二字是指他宅心如此如以心體之成效言則與日月至焉者不相對照矣只集註數語精切不差程張之說亦未得諸當諸小註只向程張說處尋逕路則愈求愈遠集註言能造其域謂心至仁也非謂仁之來至也從其不間而言則謂之不違從其有依有違而言則謂之至而當其至與其不違則亦無所別勉齋云心爲賓在仁之外幾幾乎其有言說

而無質義矣証言無私欲而有其德究在有其德三字上顯出聖學而非煩惱斷盡即是菩提之謂西山云諸子寡欲顏子無欲則寡欲者斷現行煩惱之謂無欲者斷根本煩惱之謂只到此便休去歇去一條白練去古廟香爐去則亦安得有聖學哉以此思之則朱子所謂仁爲主私欲爲客亦撑張子之語有所未精而與見聞覺知只許一度者相亂朱子如王意誠不是配來話此等處唯朱子肯盡情示人程張卻有引而不發之意孔顏之學見於六經四書者大要在存天理何曾只把這人欲做蛇蝎來治必要與他一刀兩段千死千休且如其餘之日月至者豈嘗其

未至之時念念從人欲發事事從人欲做去耶此不但孔門諸賢即如今尋常非有積惡之人亦何嘗念念不停唯欲之爲汲汲哉旣飽則不欲食矣睡足則不欲寢矣司馬遷說盡天下之人奔走不休只是爲利此亦流俗已甚之說耳平心論之何至如是旣然則以人欲不起爲仁者將凡今之人其爲日一至月一至者亦車載斗量而不可勝紀李林甫未入偃月堂時殺機未動而可許彼暫息之時爲至於仁乎異端所尙只將到人欲淨處便是威音王那畔事卻原來當不得甚緊要聖賢學問明明有仁明明須不違明明可至顯則在視聽言動之閒而藏之有萬物皆

備之實三月不違不違此也日月至焉至於此此也豈可誣哉豈可誣哉

張子賓主之分只以乍去乍來爲賓安居久住爲主其內外之辨亦以所存之理應外至之感爲內於外至之感求當然之理爲外其云賓者既不必別立一主其云主者亦初非對待有賓朱子云在外不穩纔出便入亦乍來久住之別也其借屋爲喻亦須活看不可以仁爲屋心爲居屋之人尤不可以心爲屋仁爲出入之人更不可將腔子內爲屋裏腔子外爲屋外緣張子之意但以戒人逐事求理存在理在事亡理亡說得來略帶含糊而賓主二字又自

釋氏來所以微有不妥後人只向此處尋討別白則愈亂矣顏子三月不違仁也只三月之內克己復禮怒不遷過不貳博文約禮欲罷不能而已聖學到者一步是喫緊處御也朴實所以道闇然而日章更不可爲他添之遶弄虛脚也

三月不違仁中有雷雨之動滿盈意思故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肫肫其仁朱子鏡明之說非愚之所敢據若只與鏡相似只是個鏡鏡也而仁乎哉

紛紛賓主之論只爲心外無仁四字所膠轕不知心外無仁猶言心中有仁與卽心卽佛邪說正爾天淵且此心字

是活底在虛靈知覺之用上說將此竟與仁爲一正釋氏作用是性之狂解烏乎可

聖人亟於稱三子之長雙峰巧以索三子之短而下斷案處又淺薄學者如此以爲窮理最是大病且如賜也達是何等地位豈容輕施貶剝如云達於事未達於理天下有無理之達乎

朱子以有生之初氣稟一定而不可易者言命自他處諸儒大全者誤編此胡光大諸公直恁粗莽伯牛不可起之疾無論癩與非癩皆不可歸之氣稟以氣言則是李虛中生尅旺廢之說以稟言則素問三陰三陽相法而已君子

亟不以此言命術之所可測者致遠則泥也如云氣稟弱
往不足以禦寒暑風日而感疾以劇則洪範六極分弱疾
短折為三初非弱者之必疾疾者之必折也夫莫之致而
至者命也則無時無鄉非可執有生之初以限之矣氣稟
定於有生之初則定於有生之初者亦氣稟耳而豈命哉
先儒言有氣稟之性性凝於人可以氣稟言命行於天不
可以氣稟言也如稻之在畝忽然被風所射便不成實豈
不之氣稟有以致之乎氣有相召之機氣實召實氣虛召
虛稟有相受之量稟大受大稟小受小此如稻之或早或
遲得粟或多或少與疾原不相為類風不時而粟虛於穗

氣不淑而病中於身此天之所被人莫之致而自至故謂之命其於氣稟何與哉謂有生之初便栽定伯牛必有此疾必有此不可起之疾唯相命之說爲然要歸於妄而已矣聖人說命皆就在天之氣化無心而及物者言之天無一日而息其命人無一日而不承命於天故曰凝命曰受命若在有生之初則亦知識未開人事未起誰爲凝之而又何大德之必受哉只此陰變陽合推盪兩閒自然於易簡之中有許多險阻化在天受在人其德則及爾出王游衍而爲性其福其化亭生殺而始終爲命（德屬理福屬氣）此有生以後之命功埒生初而有生以後之所造爲尤倍也天命

無心而不息豈知此爲人生之初而盡施以一生之具此爲人生之後遂已其事而聽之乎又豈初生之頃有可迓命之資而有生之後一同於死而不能受耶一歸之於初生而術數之小道緣此興矣

夫子說顏子不改其樂賢其不改也周程兩先生卻曰不問其改不改而亟明其樂其言較高一步而尤切實樂而後有改不改倘無其樂則亦何改之有哉不改是樂之極致於貧而見之樂則不待貧而固有也學者且無安排不改而但問其樂何如未究其樂而先求不改則只向山寺日高僧未起莫笑田家老瓦盆上作生活氣質剛者爲傲

而已矣其柔者爲慵而已矣此所謂樂驕樂樂佚遊之損者也

程子謂顏子非以道爲樂後人衍在上面說是一是二這便是弄風捉影語唯朱子委實親切故爲之易其語曰要之說樂道亦無害蓋樂道而有害則伊尹孟子都是將道爲一物而玩弄之矣（眞西山語）但以道爲樂雖無害而大槩不能得樂如嗜酒人自然於酒而樂若云以酒爲樂則本非嗜酒特借酒以消其磊碙不平之氣到底他臨觴之下費盡消遣且人若任着此情以求樂則天下之可樂者畢竟非道如何能勾以道爲樂而不改唯不先生一樂之之心

而後於道有可樂之實此天理現前左右逢原從容自得之妙豈可云以而豈可云爲哉以道爲樂只在樂上做工夫而顏子之樂乃在道上做工夫此其所以別也在樂上做工夫便是硬把住心告子之所以無恐懼疑惑也在道上做工夫則樂爲禮復仁至之候舉凡動靜云爲如馳輕車下飛鳥又如殺低碁机似隨手輒碎如之何無樂如之何其改也

要知顏子如何不改其樂須看人不堪其憂是怎生地或問朱子顏路甘旨有闕時如何此處正好着眼道之未有諸己仁之未復於禮一事也發付不下休說簞瓢陋巷便

有天下也是憔悴天理爛熟則千條萬歧皆以不昧於當然休說簞瓢陋巷便白刃臨頭正復優游自適樂者意得之謂於天理上意無不得豈但如黃勉齋所云凡可憂可戚之事舉不足以累其心哉直有以得之矣

眞西山所云簞瓢陋巷不知其爲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爲富一莊生逍遙遊之旨爾簞瓢陋巷偃鼠鷦鷯之境也萬鍾九鼎南溟北溟之境也不知其貧南溟北溟之觀也不知其富偃鼠鷦鷯之觀也將外物撇下一壁看則食豕食人呼牛呼馬而皆不知矣聖賢之道聖賢之學終不如是綠滿窗前草不除與自家意思一般豈漫然不知而已哉

如唐人詩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與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落處固自懸隔自非聖賢則總到說樂處須撇開實際玩弄風光西山不知貧富之說亦只到者一步陶靖節云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意思儘好到下面卻說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便與孔顏之樂相去一方緣他到此須覓箇療愁觸悶方法忘卻目前逆境也孔顏程朱現身說法只在人倫物理上縱橫自得非西山所應幾可得

聖人尋常不輕道一謙字而於贊易唯以天之益地之流鬼神之福人之好害之則亦應物之德稱衡有權意非入德之

始功也故曰謙亨君子有終必君子而乃有終未君子而難乎其始矣上蔡云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此語未得周浹在上蔡氣質剛明一向多在矜伐上放去故其自爲學也以去矜爲氣質變化之候然亦上蔡一人之益一時之功而不可據爲典要若人欲未消無誠意之功天理未明無致知之力但以孟之反一得之長爲法則必流入於老氏之教孟之反原是老子門下人特其不伐一節近於君子之爲己亦其聞老氏之風而悅之已深故漸漬成就至於奔敗倉皇之時居然不昧益於謙退一路已爲爛熟而孟之反之爲人亦如此而止矣未

閑其能係是而日進於理明欲消之域也以淺言之伐者亦私欲之一端能去伐者自是階下人欲中一分細過細對粗言而固有能去伐而他欲不必除者如馮異曹彬之流其於聲色貨利之粗過亦得淡泊亦有不待去伐而欲已消理已明者則雖伯夷恐未能於此得釋然也若以深言之則不伐之成德自爲遠怨息爭之一道而聖賢以之爲居德之量是易所謂善世而不伐書所謂女惟不伐天下莫與女爭功此在功德已盛之後以自極於高明廣大之至而即以移風易俗成廷野相讓之化者非待此而始有事於消欲明理也故顏子以之爲願即孔子大道爲公之志

事有所待而非與克己之功亟請從事之此聖賢之道以此而善其成故曰君子有終以此而利行於天下故曰謙亨明理消欲之始焉用此哉旣亦聖賢居德善世之妙用故夫子亦稱許之反然之反之能此則亦徒具下此腔殼可以居大德載大功而所居所載之實未之逮者多矣微獨之反卽彼所宗之老子其大端已非而此盛德容貌若愚之最夫子亦不能沒其善至於所居所載虛無亡實乃至陰取陽與而與艮貫深藏同一機械則終未免於私欲潛行天理不明之病唯其欲恃此以消欲而明理則消者非其所消明者非其所明克伐不行不足以爲仁者此也

或問中有先知得是合當做底事之語自是去伐之功靠便向聖賢學問中下手事朱子不然其說而云只是心地平所以消磨容得去乃就之反論之反知其知雄守雌無門無毒之心如此耳朱子看來識得之反破故始終說他別是一家門風而已孟之反他事不可知只此一事可爲法則即愚所謂除下人欲一分細過之說亦不教人全身從此下手也若上蔡之學其流入於老氏與否吾不敢知特以彼變化自家一偏氣質之事以緊天下之爲學者則有所不可無欲上人四字亦是一病夫子說君子矜而不爭特不與人對壘相角而已到壁立萬仞處豈容下人孟

子曰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斯學者立志之始事爲消欲明理之門也

人之生也一生字與罔之生也生字義無不同小註中有不同之說益不審也不但本文兩句連類相形且夫子之意原以警人直道而行則上句固自有責成意非但推原所以不可罔之故而意至歸下句也二句之中原有不直則不足以生之意細玩本文此意寓於上句之中而云人之生也直而不直則不生義固繫之矣其又云罔之生也幸而免則以天下之罔者亦且得生而斷之以理用解天下之疑耳使上句但明有生之初則下文不更言既生以

後之當直而遽云罔之幸生於文字爲無條理而喫緊警人處反含而不吐矣此章是夫子苦口戒世語不當如是且人生之初所以生者天德也旣生之後所以盡其生之事而持其生之氣者人道也若夫直也者則道也而非德也其亦明矣以生初而言則人之生也仁也而豈直耶蓋道虛迹也德實得也故仁義禮智曰四德知仁勇曰三德而若誠若直則虛行乎諸德者故中庸言誠者天道誠之者人道而言直也必曰直道而不可曰直德直爲虛德爲實虛不可以爲實必執虛迹以爲實得則不復問所直者爲何事而孤立一直據之以爲德是其不證父攘羊者鮮

矣若人生之初所以得生者則實有之而可據者矣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一闔一闢充盈流動與目爲明與耳爲聰與頂爲圓與趾爲方正自有雷雨滿盈絪緼蕃變之妙而豈有郎爲有無郎爲無矜郎不關闢郎不翕之足以生人乎德也者所以行夫道也道也者所以載夫德也仁也者所以行其直也直也者所以載夫仁也仁爲德則天以爲德命以爲德性以爲德而情亦以爲德直爲道則在天而天道直也直道以示人天之事也在人而人道直也遵直道以自生人之事也子曰人之生也直固言人也言人以直道載天所生我之德而順事之無違也言天德之流行

變化以使各正其性命者非直道而不能藏如江海之不能實漏卮春風之不能發枯幹也如慈父之不能育悖子膏粱之不能飽痢夫也故人必直道以受命而後天產之陽德地產之陰德受之而不逆也而後天下之至險可以易知天下之至阻可以簡行彊不凌弱智不賊愚仁可壽義可貴凶莫之嬰而吉非妄獲也故南軒云直者生之道蓋亦自有生以後所以善其生之事而保其生理者言其曰生之道猶老子所言生之徒死之徒也聖人之言此原以吉凶得失之常理𢙣迪從逆之恆數括之於直罔之分徹上知下愚而爲之戒非專爲盡性知天之君子言則亦

不待推之有生之初所受於天與天地生生之德也天地生生之德固不可以直言之而人之不能一體夫天地生生之理者亦未卽至於宜得死而爲幸免之生龜山云君子無所往而不用直語自有病君子之無往不用者仁義忠正也豈悻然挾一直以孤行天下乎凡言仁不但不暴之謂言知非但不愚之謂言勇非但不怯之謂言德必有得旣去凶德而抑必得夫令德若言直則卽不罔之謂道者離乎非道而卽道也故天地生生必有以生之而非止不害其生直特不害而無所益人之祈天永命自求多福者則不可期以必得而但可守以不失故仁智以進德而

直以遵道進德者以精義入神遵道者以利用安身聖賢之言統同則異其條理豈可紊哉於此不察則將任直爲性而任氣失理以自用逮其末流石之頑羊之很鴈之信蟫之躁不與相亂者幾何哉

知之者之所知好之者之所好樂之者之所樂更不須下一語小註有云當求所知所好所樂爲何物語自差謬若只漫空想去則落釋氏本來面目一種狂解若必求依據則雙峰之以格物致知爲知誠意爲好意誠心正身修爲樂仔細思之終是捉着鄉人當里長沒奈何也有些交涉實乃大疵近見一僧舉學而時習之一之字問人云之者

有所指之詞此之字何所指一時人也無以答之他者總是鬼計禽魚計與聖學何與緣他胸中先有那昭昭靈靈石火電光的活計故將此一之字揑合作證若吾儒不以天德王道理一分殊大而發育峻極小而三千三百者作黃鉞白旄奉天討罪之魁柄則直是出他圈套不得假若以雙峰之見區區於大學文字中分支配搭則於學而時習之亦必曰之者謂知行而言適足供藝皃一笑而已故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聖人之言重門洞開初無喉下之涎那用如彼猜度尹氏說個此道早已近涎賴他一此字不泛不着且其統下一此字則三之字其爲

一事非有身心意知之分聖人於此三語明白顯切旣非
隱射一物而其廣大該括則又過方成圭遇圓成璧初不
專指一事凡論語中泛泛之下一之字者類皆如此總之是
說爲學者之功用境界而非以顯道聖人從不作半句話
引人妄想若欲顯道則直須分明向人說出今旣不質言
而但曰知之好之樂之則學者亦但求如何爲知如何爲
好如何爲樂而已何事向之字求巴鼻耶以大學爲依據
若以括其全者爲說意亦無害而雙峰之病則在割裂大
學云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豈當致知之日而意不誠哉
則亦豈當意誠之日而心不正身不修哉有修身而未從

事於誠意者矣有誠其意而身不修者乎則何以云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也夫子以此三之字統古今學者之全事凡聖學之極至皆以此三級處之然合之而大學皆備者分之而隨一條目亦各有之如致知則有知致知者好致知者知已致而樂者乃至修身亦無不然從此思之則知此三之字既可全舉一切亦可偏指一事所以朱子以樂斯二者樂循理當之而云顏子之樂較深則在孝弟而指孝弟在循理而指循理既非可憑空參去將一物當此之字如所云當求之爲何物之妄語抑事親從兄之道固身心意知之所同有事所循之理亦必格致誠正修齊治平

之兼至而不可屑屑焉爲之分也從乎當求所知所好所樂爲何物之說而於虛空卜度一理以爲衆妙之歸則必入釋氏之邪說從乎雙峰之所分析則且因此誤認大學以今年格物明年致知逮乎心無不正而始講修身以敝敝窮年卒無明明德於天下之一日且誠意者不如身修是其內外主輔之間亦顛倒而無序矣五經四書多少綱領條目顯爲學者所學之事一切不求偏尋此一之字覓下落舍康莊而入荊棘何其愚也

如彼僧所問學而時習之之字何指自可答之曰指所習者僧必且問所習者又甚麽則將答之曰你習你底我習

我底噫世之能以此折葦覺者鮮矣或問彼們習其所習亦還悅否曰如何不悅豈但彼們即學唱曲子下圍碁人到熟時也自欣豫曰其悅還同否曰不見道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天理與人欲同行故君子之悅同乎彼們人欲與天理異情故彼們之悅異乎君子既已同則俱爲悅既已異則有不同如一人嗜睡一人嗜夜飲兩得所欲則皆悅而得睡之悅與得飲之悅必竟不是一般歡暢以此思之則雖工匠技術亦有知有好有樂而所知所好所樂者即其事但聖人所言則爲君子之學耳顏子便以克己復禮爲知好樂仲弓便以居敬行簡爲知好樂隨所志學工夫

皆有此三者淺深之候也孟子曰詖詞知其所蔽有所偏指則必有所蔽矣詞安得不詖哉

不但以資質而必以工夫故孔子一貫之說以語曾子而不以語曾晳但人而至於中人者則十九可至不問其質若在中人以上用工夫而能至於中人以上則非其人亦自不肯用力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無好學者何故如人不許飲酒則亦不喜飲也朱子謂不裝定恁地說工夫說資質自是見徹一垣此原不可以一偏言也南軒下一質字是成質意如良田之稻飯以香美稱則質也亦是栽培芟灌得宜非但種之美而已朱子云聖人只說中人以

上中人以下且據現在而言不須分質分學徒爲無益之訟

上與非上不可在事日上分洒掃應對自小學事不在所語之中豈中人以下者便只將如何洒掃如何應對諄諄然語之乎雖不可語上亦無語下之理若事親事長則儘有上在子游說喪致乎哀而止便是躐等說上一層真西山以道德性命爲理之精事親事長爲事之粗分得鹵莽事親事長豈在道德性命之外上下是兩端語實共一物盡其事親事長之道須是大舜文王始得如何不是上聖人微言後人分剝而喪其真如此者可概也

樊遲是下力做工夫的人更不虛問道理是如何直以致
知求仁之方爲問故夫子如其所問以從事居心之法告
之則因其志之篤問之切而可與語也就中仁者二字猶
言求仁者特以欲仁則仁至故即以仁者之名與之又智
是初時用功到後來已知則現成不更用力仁則雖當已
熟之餘存心不可間斷與初入德時亦不甚相遠知有盡
而仁無盡事有數而心無量也其云仁者又云可謂仁矣
蓋括始終以爲言也知者無不知惟民義之盡而鬼神之
通仁者心德之全則日進於難而日有獲也故務民義做
遠鬼神是居要之務先難後獲是徹底之功夫子與他人

言未嘗如此開示與緊朱子云因樊遲之失而告之非愚所知

慶源於理上帶一氣字說其體認之深切眞足以補程朱之不逮孟子養氣之學直從此出較之言情言體者爲精切不浮情發於性之所不容已體爲固然之成形與成就之規模有其基而非其實樂水樂山動靜樂壽俱氣之用以理養氣則氣受命於理而調御習熟則氣之爲動爲靜以樂以壽於水而樂於山而樂者成矣先儒以知動似水仁靜似山爲言其說本於春秋繁露然大要只說山水形質想來大不分曉樂水者樂遊水濱樂山者樂居山中耳

塊然之土石與流於坎汲於井之水豈其所樂哉山中自靜山氣靜也水濆自動水氣動也不然則糞壤之積亦須然不動洪波巨浪覆舟蝕岸尤爲動極而所樂豈在彼耶水濱以曠而氣舒魚鳥風雲淸吹遠目自與知者之氣相應山中以奧而氣斂日長人靜響寂陰幽自與仁者之氣相應氣足以與萬物相應而無所阻曰動氣守乎中而不過乎則曰靜氣以無阻於物而得舒則樂氣以守中而不喪則壽故知此章之旨以言仁者知者備其理以養其氣之後而有生以降所可盡性以至於命者唯於氣而見功亦可見矣慶源過微言于千載讀者勿忽也

博文約禮只集註解無破綻小註所引朱子語自多鶻突集註約要聲也小註作去聲讀者誤勉齋亦疑要去聲我以禮爲不成文而猶未免將約字與博字對看不知此約字與博學二字相對則要原讀作平聲與束同義集註添一動字博其學於文而束其動以禮則上句言知下句言行分明是兩項說朱子尊德性道問學驗諸事體諸身及行良之時非禮勿動等說皆不混作一串約之一之字指君子之身而言也與約我以禮我字正合其云前之博而今之約以博對約有一貫意皆狂解也文與禮原亦無別所學之文其有爲禮外之文者乎朱子固曰禮不可只作理

乎看是持守有節文則禮安得少而文安得多乎在學謂之文自踐履之則謂之禮其實一而已但學則不必今日所行而後學之如雖無治厤之事亦須考究夏時其服身而見之言動者則因乎目前之素履故文言博而禮不可言博然不可謂學欲致其多守欲致其少如顏子未仕自不去改易正朔則行夏時之禮特時地之所未然而非治厤明時爲廣遠而當之視聽言動爲居要而持之也約者收斂身心不放縱之謂不使放而之非禮竟不使放而流乎博哉學文愈博則擇理益精而自守益嚴正相成非相矯也博文約禮是一齊事原不可分今昔如當讀書時正

襟危坐不散不亂即此博文即此便是約禮而孝弟謹信汎愛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緩急之序尤自不誣原不待前已博而今始約也若云博學欲知要則亦是學中工夫與約禮無與且古人之所謂知要者唯在隨處體認天理與今人揀扼要省工夫的懶漢不同夫子正惡人如此鹵莽放恣故特地立箇博文約禮以訂此頁虛榜假高明之失而急向所學之文求一貫未有不至於狂悖者雙峰相爲開闔之語乃似隔壁聽人猜謎勿論可也

朱子語錄以有位言聖卻於集註不用緣說有位爲聖是求已身語移近教庸俗易知而聖人語意既不然於理亦

礙故割愛刪之爾使學者急不得其端而不忍微言之絕
也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聖則吾不能莫以位言
乎下言堯舜自是有位之聖然夫子意中似不以聖許禹
湯夷尹以下則亦歷選古今得此二聖而偶其位之爲天
子爾程子言聖仁合一處自是廣大精微之論看到天德
普徧周流處聖之所不盡者仁亦無所不至且可云仁量
大而聖功小其可得云聖大而仁小乎仁者聖之體聖之
體非仁者所歉也聖者仁之川仁之用卻又非聖所可盡
子貢說博施濟衆忒煞輕易夫子看透他此四字實不稱
名不知所謂博者衆者有量耶無量耶子貢大端以有量

言博衆亦非果如程子所謂不五十而帛不七十而肉九州四海之外皆兼濟之但既云博云衆則自是無有涯量浸令能濟萬人可謂衆矣而萬人之外豈便見得不如此萬人者之當濟則子貢所謂博者非博衆者非衆徒侈其名而無實矣故夫子正其名實以實子貢之所虛而極其量曰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則所謂博施濟衆者必聖人之或能與堯舜之猶病而後足以當此倘非堯舜之所猶病則亦不足以爲博施濟衆矣益博施濟衆須於實事上一件件考覈出來而抑必須以己所欲立欲達者施之於人而後可云施以己之欲立欲達者立人達人而後可

不能濟故唯仁者之功用已至其極而爲聖然後非沾沾之惠一切之功若其不然則施非所施濟不能濟自見爲仁而不中於天理之則者多矣夫仁者其所從入與沾沾之惠一切之功則已有天淵之隔他立達一人也是如己之欲立欲達立達千萬人也是如己之欲立欲達憒貢則用不發緣此而聖則施自不狹濟自不虛而即當功用未見之時已無有何者爲博何者爲約何者爲衆何者爲寡以爲之界限且其所施所濟者一中於天理人情自然合轍之妙而一無所徇一無所矯不然則豈待博且衆即二桃可以致三士之死而一夫無厭之欲天地亦不能給之

也乃子貢所云博施濟眾者初非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達而達人之實則固不可以言仁而但云博施濟眾則夫
子亦無以正其爲非仁之事而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
而達人之仁言如是以博施如是以濟眾乃以極體仁之
大用從聖人一爲想之然而終有不能則亦以見非沾沾
之惡一切之功世無有自信爲能博施而能濟眾之人即
何事於仁三句中而已折倒子貢不見實體不知實用之
失故下直以夫仁者三字斷仁之實則使子貢豁是以思
焉而如是以施其不易言博如是以濟其不易言眾亦不
待夫子之言而自媿其失辭矣程子謂子貢不識仁者衆

子貢且不識施濟使其有能近取譬之心而敢輕言博衆哉程子不小仁而大聖是眼底分明語而云仁通上下則語猶未醇仁是近己着裏之德就中更無上下但微有熟不熟之分體之熟則用之便故以上下言仁則且有瓶中亦水大海亦水之說而乍見孺子之心特仁之端而亦遠指爲仁則夫子所言仁者之心體全有不背只顏子簞瓢陋巷中卽已有仁之體則卽有聖之用而特必在三月不違時方得體立用具若一念開到直自瓶水而豈得謂之海水哉盖仁之用有大小仁之體無大小體熟則用大體未熟則用小而體終不小體小直不謂之仁矣於物立體

則體有小大於已立體則體無可小而亦安得分之爲或小而或大若海水之大瓶水之小則用之小因乎體之小而豈仁之比哉將齊於施而鮮所濟者亦可謂之仁與亦失聖人之旨矣子貢所云者體不立而托體必小夫子所言者用不必大而體已極乎天地萬物更何博與衆之云乎知此則有位無位之說會何當耶

立人達人二人字不可分大小說一人亦人千萬人亦人御於立達之實體無異故用或小而體終不小不得已而姑爲之喻曰如大海水一卮挹之亦滿億萬卮挹之亦滿然仁之體終不可以海喻他只認得自家心體何嘗欲擴

其量於天地萬物之表哉

程子手足不仁一喻大有微言在亦待學者之自求如乎人氣脈通貫時四肢皆仁唯心所使然心終不使手攫炭而足蹈湯亦不使指肥於股股足大於腹手視色而足聽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即此是施濟中各正性命之實理堯舜不欲竄殛而以施之共驩孟子惡齊王之託疾而已以疾辭正心與手足各相知而投以宜之爲仁也

述而篇

不言而存諸心乃靜存動察工夫不因語顯不以默藏與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一義只在識不識上爭生熟不在默

不默上乘淺深特以人於不默時有警則易識而方默亦識乃以徵存諸心者之無所聞也南軒云森然於不睹不聞之中正是此意邪得作知識之識解作知識解者則釋氏所謂現量照成也識字如而不識音志非淺人之推測則釋氏之知有是非便休而已然聖學說識志釋氏亦說識志其所云保任者是也達磨九年面壁亦是知識後存識事故默而識之聖人亦然釋氏亦然朱子亦然象山亦然分別不盡在此特其所識者不同耳倘必以此爲別則聖人之誨人不倦抑豈必異於瞿曇之四十九年邪異端存倘廓然無聖須於默中得力聖人則存此各正性命保合太

和在默不忘釋氏說一切放下似不言存然要放下御又恐上來常令如此放下則亦存其所放者矣故云恰恰無心用恰恰用心時用心以無心豈非識哉夫子此三句是虛龍語隨處移得去下至博弈圖畫吟詩作字亦然聖人則有塡實欲須如入孝出弟不重不威等章是事實此等乃是工夫工夫可與異端同之事實則天地懸隔矣如舜蹠同一雞鳴而起孳孳以為其分在利與善而其不孳孳者善不得為舜之徒利不得為蹠之徒也識字如識志之辨亦在淺深上分非朱陸大異處子靜之病只泥看一默字耳故朱子又云三者非聖人之極致則以初學之識易於

默時不警省須默無異於不默向上後則靜裏分明動難效用須不默亦無異於默故曰存諸中者之謂聖行於天壤者之謂神故學者急須先理會識後理會默乃於聖功不逆不識則何有於默哉待默而後不識猶賢於一切鶻突之狂夫全不惺忪之愚人也識字對學誨默字對不厭不倦學是格物致知事識是正心誠意事不厭只是終始於學默識此是純熟其識耳朱子於父母之年不可不知註說個記憶正可於此處參觀加記憶父母之年固不待有語而後生警而非謂口言之耳聞之而即有損於孝思須刪除見聞而密持之也視於無形豈有形而不視聽於

無聲豈有聲而不聽不然則又白晝求燐以待夜讀之亥人矣足知象山之學差於一默字着力而與面壁九年同其幻悖聖人之學正於獨居靜坐大庭廣衆一色操存不可將不默時看作不好耳朱門諸儒將此一識字安在格物致知上以侵下學字分位用拒象山則亦不善承師說矣

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得爲心得則修亦修之於心故朱子以誠意正心言此又云無欲害人得之於心矣害人之心或有時而萌是不能修此全在戒懼愼獨上用功若徙義改過則修身應物之事並齊治平在裏許矣如不欲

害人之心心心心不斷德已無玷若不能審義樂遷則信爲不害人者或且有害於人或功用未熟則心未有失而行處疎漏因涉於害人而不自知是須以從義善其用改過防其疎乃聖人之學不徑遣人從修身應物上做去故從義改過之功待修德之餘而尤加進若世儒無本之學則郎於聞義時不善時作入路子路亦然故未入室到熟處方理會心德則本末倒置矣故世儒見從義改過粗於修德聖人則以此二者爲全體已立大用推行之妙是從義改過正廣大精微之極至矣就中內外身心體用分別甚明小註或云遷善改過是修德中要緊事新安云修德之條目俱不

見存
集註先後之序輕重之倫自慶源以下皆不了此語朱子嘗自云註文無一字虛設讀者當知其有字之必有義無字之不可增益斯不謬耳集註云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德緣志道而得而持進以據之功斯所服膺者不失也仁緣據德而性足用而進以依之功則用可常而欲不行也此所謂先後之序也又云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不遺者言備道之本費也動有養者德之助也息有養者仁之助也而云不遺則明道無可遺苟志於道而即不可遺也云有養則養之以

據德養之以依仁爲據德依仁之所資養也此游藝之功不待依仁之後而與志道據德依仁相爲終始特以內治爲主外益爲補則所謂輕重之倫也志道據德依仁有先後而無輕重志道據德依仁之與游藝有輕重而無先後故前分四支相承立義而後以先後輕重分兩法此集註之精得諸躬行自證而密疏之非但從文字覓針線也集註於德云行道而有得於心於仁云心德之全德用行道而有仁則涵動靜故曰全蓋志道篤則德成於心據德熟則仁顯於性德爲道之實而仁爲德之全據與依則所以保其志道之所得而恆其據德之所安若藝則與道相爲表裏而非因依仁而

始有其不先依仁而後游藝甚著明矣潛室不察於此乃云教之六藝小學之初事游於藝又成德之餘功小學之初習其文成德之游適於意此亦舍康莊而取逕於荊棘之蹊矣蓋六藝之學小學雖稍習其文而其實爲大經大法與夫日用常行之所有事者即道之所發見故大學之始教即在格物致知以續小學之所成而歸之於道夫子教人以博文約禮爲弗畔之則初非小學則姑習之一志於道而遂廢輟以待依仁之後而復理焉既不可云僅爲小學之初事若其所云成德之後適於意者則尤依託游字之影響而初無實義也以爲德已成矣理熟於胸則遇

物皆順而藝之與志得逢原之樂乎是藝之游也乃依仁
之後耳順從心之效不當平列四者節目之中以示學者
之當如是矣今與前三者同爲爲學之目而以成本末具
舉內外交養之功則實於據德依仁之外有事於斯而非
聽其自然遇物皆適之謂矣如以恣志自得游戲徜徉之
爲適意邪則即以夫子末年刪定爲德成以後所發之光
輝而要以定百王之大法正萬世之人心且凜凜於知我
罪我之間不敢以自恣自適況在方成其德者乃遽求自
適其意如陶元亮之時還讀我書者以遣日夕而悅心目
其可乎潛室但欲斡旋先後之序四字遂曲爲附會以幸

無弊乃不知朱子之云先後者固不於游藝云然則又無待潛等施無病之藥也且前三者之有先後特因德得於志道之餘而仁現於據德之熟以立此從淺入深繇偏向全之序固非依仁則無事於據德據德則無事於志道當其志道且勿據德當其據德且勿依仁一事竟即報一事之成而舍故就新以更圖其次況乎依仁之功與生終始何有一日爲仁之已依而無憂不依何有一日爲依之已盡而不用再依乃告成功於依仁而他圖游藝也哉所以集註雖有先後之說而尤云日用之間無少間歇以見四者始終不離之實學且猶於立志言先而據德依仁不言

先亦不言次胥檃精確一字不妄何居乎於下三者逐節施以先後而穿鑿以求伸其說嗣者無人良負前賢之苦心矣

說聖人樂處須於程朱註中篤信而深求之外此不足觀也程子云須知所樂者何事固非刻定一事為聖人之所樂然亦何嘗不於事而見其樂哉朱子云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其非脫略事物灑然不着可知也於此一差則成大妄莊子開口便說逍遙遊弁髦軒冕亦是他本分事到來只是不近刑名以至於嗒然喪耦而極矣陳氏所謂萬里明澈私欲淨盡胸中洒然無纖毫窒礙

者此也萬里明澈則樂有片雲點染便覺悶頓所以他怕一點相干遂成窒礙而覷天下爲畏途則所謂終日游羿彀之中者亦相因必至之變聖人說於我如浮雲明是以天自處於我皆真於土皆安聖人之天體也若必萬里明澈而乃以得樂則且厭風雲憎雷雨若將浼焉而屯之經綸需之宴樂皆適以爲累矣使然則疏水曲肱而後樂非疏水曲肱則不樂也不義而富貴則不處以義而錦衣玉食則亦不去嘗浸然任運而無心哉遇富貴則不踰富貴之矩遇貧賤則不踰貧賤之矩乃是得左右來去盡是天理方於疏水曲肱之外自有其樂而其樂乃以行於疏水

曲肱之中聖人所以安於疏水曲肱者以樂爲之骨子此非蕩然一無罣礙可知已使但無欲則無得無得則無喪如是以爲樂則貧賤之得此也富貴之得此也難必將如莊子所稱王倪支父之流雖義富義貴亦辭之唯恐不凂矣此是聖學極至處亦是聖學異端皁白滿分處若不了此則袁安張翰韋應物白居易皆優入聖域矣而況於蒙莊

朱子卽當時所處一語識當精切讀者須先從此着眼則更不差謬雙峰云樂在富貴中見得不分曉在貧賤方別出語亦近似然要似夫子設爲此貧境以驗樂則於聖人

於士皆安之道不合矣夫子此章自是蚤年語到後來爲大夫而不復徒行則居食亦必相稱既非虛設一貧以驗樂亦無事追昔日之貧而憶其曾樂於彼作在富貴而思貧賤願外之想也樂不逐物不因事然必與事物相麗事物未接則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豈但以月好風清日長山靜身心泰順而爲之欣暢也乎既以左宜右有逢源而不踰矩爲樂則所用者廣而所藏者益舒是樂者固君子處義富義貴之恆也故曰樂亦在其中言亦則當富貴而樂亦審矣使夫子而如夏啟周成生卽富貴直不須虛設一貧以言樂而又豈隨物意移貿貿然日用而不知遂使

其樂不分曉乎即在夫子攝相之時位且尊矣道且泰矣豈其所爲樂者遂較疏水曲肱時爲鵠矣不分明而不能自喻邪聖人之於土皆安者於我皆眞富貴貧賤兩無礙其發生流行之大用（樂上發散在外故必於用上現）故曰樂亦在中貧賤無殊於富貴也此雙峰之語所以似是而非如云使在富貴則君子之行乎富貴者可以不言樂而唯貧賤亦然乃以見性情之和天理之順無往不在而聖賢之樂周徧給足當境自現亦可見矣如此斯爲得之

唯知夫子爲當時所處之現境則知爲夫子蚤年語知爲夫子蚤年語則亦不用向孔顏之樂强分異同今即云顏

子所得同於聖人固不敢知然孔子三十而立之時想亦與顏子無大分別俗儒不知有樂便覺是神化之境實則不然在聖賢分中且恁等閒故周程二先生教學者從此尋去亦明是有階可升之地非欲從未躋之境也朱子以不踰矩言樂乃要其終而言之恩所謂到後亦只是樂者也而三十而立時不踰之矩已分明更無差忒若所欲者動與矩違則亦不能立矣卽未到發念皆順於我皆眞地位而矩已現前無有不可居不可行之患則資深逢原已不勝其在己之樂矣如小兒食乳得飽亦無異於壯夫之飽陳饒許諸子强爲分判固須以朱子孔顏之樂不必分

一語折之

天地之化與君子之德原無異理天地有川流之德有敦化之德德一而大小殊內外異別則君子亦無不然天地之化天地之德本無垠鄂唯人顯之人知寒乃以謂天地有寒化人知暑乃以謂天地有暑化人貴生乃以謂天地之大德曰生人性仁義乃以曰立天之道陰與陽立地之道柔與剛易是天地之全化天地之全德豈但於物見天而不於天見天於感通見人事而不於退藏見人道乎集註專以進退存亡之道言易則是獨以化蹟言而於川流敦化之德忘其上下一致之理矣如說個天行健何嘗在

進退存亡上論化蹟孔子贊易第一句說君子以自彊不息只是無過之本非但需之飲食宴樂困之致命遂志也眞西山單舉仕止久速說孔子全體皆易則但有利用安身之易而無精義入神之易矣慶源云履憂患之塗不可以不學易尤將易看作不得志於時人下梢學問如此說書只似不曾見易來恰將火珠林作經讀聖人於繫易多少底蘊精微只有兩章說憂患而又但以九卦爲處憂患之用則餘五十五卦皆非有憂患之情可知矣文言四序爻辭言信言謹行閑邪存誠進德修業學問寬仁皆修己無過之道也潛龍勿用下也一段治人無過之道也只末

後一段說進退存亡爲亢龍言爾舍大中至正之道而但以變化推移言天人之際甚矣其誣也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集註諸錄開示聖奧至矣就中與天合契一段尤爲不妄於憤樂見得天理流行之不息於忘食忘憂見得人欲淨盡之無餘而天之無私者唯其不息則所謂發憤便能忘食樂便能忘憂也天無究竟地位今日之化無餘無滯者爲已得明日之化方來未兆者爲其未得觀天之必有未得則聖人之必有未得不足爲疑矣大綱說來夫子十五志學一章以自顯其漸進之功若密而求之則夫子之益得其未得者日日新而不已豈一有

成聖而終身不舍乎朱子云直做到底底字亦無究竟處有所究竟則執一執一則賊道釋氏所謂末後句者是也觀之於天其有一成之日月寒暑建立已定終古而用其故物哉小註中有聖人未必有未得且如此說之言必朱子因拙人認定有一件事全不解了之爲未得故爲此權詞以應之後人不察漫然錄之遂成大妄

集註氣質清明義理昭著是兩分語氣質清明以人言義理昭著以理言非氣質清明者則雖義理之昭著而不能知然非義理之昭著者則雖氣質清明而亦未必其知之也緣朱子看得此一者字活大槩不指人而言與下句者

字一例豈好古敏以求之為夫子之自言而亦以人言之乎義理昭著四字較和靖說更密慶源雙峰只會得和靖說不曾會得朱子說但言義理則對事物而言之既云義理之昭著則自昭著以外雖未及於事物之番變而亦有非生所能知者矣故朱子云聖人看得地步闊總在說知處不同精義入神聖人方自信曰知如生而知孝自與不知孝者不同乃中心愛敬即可自喻而事親之際不但禮文之繁即其恰得乎心而應乎理以為天明地察之本者自非敏求於古而不得刻在仁義中正之縕藏乎聖人於此業以生知自命而見夫生知者生之所知固不足以企

及乎己之所知若曰我非但生知而所求有進焉者待其語氣從容非淺人之所測耳徇齊敦敏之說見於稗官與釋氏墮地七步之邪詞同其誕妄乃疑古今有生而即聖之人亦陋矣夫

聖人從不作一戲語如云不善亦師爲謔而已以此求之集註未免有疵在老子曰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是很彊語將謂紂爲武王之資楊墨爲孟子之資利人之不善而己之功資以成道資以伸若此旣非君子之存心乃老子且僅曰資而夫子顧以反其道而用之者爲師邪其不善者而改是補出擇字餘意師則但云從之者

所以云三人而不云二人彼兩人者均善必有一尤善者均不善必有差善者即我師也且其人業與我而並行亦既非絕不相倫之人矣故以善爲師則得師矣不善而改則不妄師矣人苟知擇豈患無師哉

夫子將善人有恆作一類說南軒云善人有恆以質言此處極難看得合若如曾氏所云善人明乎善者有恆雖未明乎善亦必有一節終身不易則相去遠矣此二種人全欠大小之異致而一皆率任其所本明非有能明不能明之別也有恆者無處則是無有處則恆有虛約則只是虛約盈則恆盈泰則恆泰於其所無所虛所約固不襲取而

冒居之然亦不能擴充以求益也特以其不冒居之故則求益也有端矣若善人之別於有恆者大槩與理相得求所謂無虛約者已鮮而所有所盈所泰未能精其義而利其用便亦任其自然條條達達如此做去其不能造其極而會其通者亦與有恆之不能擴充以求益同之爲未學也質之美者不求擴充則必能恆若求擴充則反有杌棿窒礙思爲變通而或不能恆矣此有恆之進機也又其上者任其自然則所爲皆可欲蘇是而求精其義而利其用則初幾反滯轍跡不熟而未必即能盡善矣此善人之進機也善人大而不切有恆既不能大而亦未必其能切大

抵皆氣壹動志只如此做去更無商量回護其為全為欠則天定之矣若不能大而已切則君子也志為主而氣為輔者也於此辨之乃知君子善人有恆之同異

善人亦是有恆他所為皆善如何不恆有所不恆則有所不善矣但恆而已有自是在一節上說若凡有皆恆即不可名之為有恆總之有恆得善人之一體君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也如此類須分別看倘以一例求之而云有恆為實而善人近於虛則不足以為善人聖人全而君子偏則不足以為君子矣

南軒說梁武商紂同咈天理可謂正大精嚴之論南軒於

此等處看得源流清白其論酒誥一篇文字極爲朱子推服古今儒者能如此深切斬截者蓋亦鮮矣然劈頭說個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安在此處卻不恰好聖人於此卻是裁成輔相順天理之當然何曾兜攬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若方釣弋時以生物之心爲心則必並釣弋而廢之矣聖人只是聖人天地只是天地中庸說配天如婦配夫固不純用天道其云浩浩其天則亦就知化之所涵喻者言爾無端將聖人體用一並與天地合符此佛老放蕩僭誕之詞不知而妄作聖人立千古之人極以贊天地固不爲此虛誕而反喪其本也泰誓曰唯天地萬物父母元

后作民父母理一分殊大義昭著古人之修辭立誠鮮不如此若云不綱不射宿便是天地生物之心以大言之天地固不爲是區區者以精言之天地亦不能如是之允當也天地不需發於物人則不能而天地之或殺則無心而無擇方秋禾穡固不復揀稗者而更長養之夭札所及不與人以得避之地成周之治可以數百年而無兵七國五胡之際不復更有完土必欲規規然一與天地相衍非愚而無成必且流於異端之虛僞矣天地之元亨利貞大而無迹聖人仁至義盡中而不偏聖人之同乎天地者一本聖人之異乎天地者分殊不然彼梁武之流固且以究竟

如虛空廣大如法界爲行願一天地也而何以罪均於商紂哉

泰伯篇

集註言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而有天下矣乃棄不取又云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於義明甚金仁山徒費筆舌止欲斡旋太王無翦商之志乃謂泰伯之讓天下讓於王季不知太王而非有翦商之事則泰伯又何處得天下讓之王季耶小儒以淺識遥斷古人樂引異說以自證乃不知所引者之適以自攻吳越春秋一書漢人所撰誕誣不足信不可與左傳參觀異同且彼書記

太王之言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則太王之不忘翦商亦可見矣夫子稱泰伯爲至德而於太王未施一贊詞仁山乃苦欲曲美太王而不知其以抑泰伯也殊甚何其矛盾聖言而不之恤也使泰伯而逆計王季文王之有天下因順太王之志而讓之季歷如所云遂父志而成其遠大若云周有天下繇泰伯之逃則是泰伯以此一謙陽辭陰取而兄弟協合以成奪商之事是與曹操所云吾其爲周文王者同爲僭詐而夫子稱之曰至德不已僭與古者封建之天下易侯而王亦甚尋常事既非若後世亂賊起自寒微資君之祿位靈寵欺孤寡而攘於母之商之歷祀已六百

而失道之主相仍太王以后稷之裔弈世君公則於以代商而王顯然有其志事而抑何損若夫泰伯懷必得之心擇弟與從子之賢使可固有而不失則其爲諉也甚矣此辨太王無翦商之志者不足以伸太王而唯以抑泰伯叛聖言也仁山云太王前日猶能棄國於狄人侵邠之時而今日乃欲取天下於商家未亂之日太王之心決不若此其悖也夫太王之避狄豈讓狄哉鰓鰓賂狄冀以全邠殆不得免焉而後爲此全民避地之計孟子固曰不得已也狄不可爭則去之商有可代則思代之太王之創業垂統如此而已至於柞棫拔而昆夷駾太王豈終讓狄人者哉

朱子確然有見於此而拔引魯頌及春秋傳以辟諸儒回護之說用以見太王之無不可翦之商而泰伯猶且不從父命確爾求仁之爲至德其深切著明至矣仁山之言烏足爲有無邪本文云三以天下讓是天下其所固有也若因後日之有天下而大爲之名則使文武終不有天下而泰伯遂無所讓邪唯泰伯可以有天下而不有則卽使文武不有天下而泰伯之讓天下也固然特所云讓者謙遜不居之辭非必讓之人而後謂之讓也書曰舜讓於德弗嗣謂己德之不足嗣則不敢受非以讓之四嶽羣牧也子曰其言不讓謂己可有之而卽自任之非謂不讓之求赤

與點也知此則俗儒讓周讓商之說兩無容相攻擊而不得謂商固有天下無待於泰伯之讓以破泰伯不從之說突益以德以時天下本泰伯之所有今以君臣之大義不從父命而不居至他日之或爲季歷子孫所有或商之子孫仍無失墜總以聽之天而已不與焉盡道於己而爲仁不繇乎人此其得於心者已極而非人之所能喻也使泰伯從太王而代商則人知其躬任天下矣今無其事是以民不知而弗得稱也藉云以讓之王季文王則昭然於天下後世而何無得而稱哉拘儒多忌不足達聖人之旨自當以集註爲正

後人釋書於字句上作奇特纖新之解薄古人爲未審不知先儒固嘗作此解已知其非而舍之曾子本文三斯字作現成說而以爲存省之驗者朱子葢嘗作此解矣然而集註不爾者以謂作現成說則是動容周旋中禮自然發見之光輝乃生知安行化不可爲之事既非曾子言所貴乎道言遠言近之義若謂三者爲化迹而道之所貴別有存主之地則所謂存主者豈離鉤三寸別有金鱗耶此正聖學異端一大界限聖賢學問縱教聖不可知亦只是一貫舍吾耳目口體動靜語默而別求根本抑踐此形形色色而別立一至貴者此唯釋氏爲然爾先儒說曾子得聖

學之宗而以授之子思孟子所授者爲何事但與他一個
可依可據者而已故其臨終之言亦別無付囑止此身之
爲體爲用者即爲道之所貴修此身以立體而行用即是
君子所貴乎道其後子思之言中和則曰喜怒哀樂不離
乎身之用也容貌顏色辭氣者喜怒哀樂之所現也鄙之
與雅倍之與順正之與邪信之與僞暴之與和慢之與莊
中節不中節之分也孟子言天性曰形色容貌顏色辭氣
者形色也暴慢鄙倍之遠信之近踐形者也靜而存養於
心凝以其身之靜也動而省察於意愼以其身之動也所
存者即此不暴慢不鄙倍近信之實故曰儼若思所察者

卽此暴慢鄙倍不信之幾故曰無不敬不然則理於何存欲於何辨非此遠暴慢鄙倍而近信者亦孰爲天理顯仁藏用之眞非其剛爲暴柔爲慢淫於鄙僻於倍飾情爲不信者何以見所欲之爲私也曾子喫緊爲人只在此身著力而以微見天心顯微王道者率莫不在此若但以爲效驗而用力不繫乎此其不流於禪學者鮮矣

顏子所至與聖人相去遠近固非易知然以犯而不校想之則亦可彷彿其端上蔡云幾於無我所謂無我者聖人也朱子謂卻尙有箇人與我相對在聖人便釗人我都無了此話不加審別則已與釋氏無我相無人相之說相亂

所以於此須求一實際在聖人所謂無我者豈其於人我而無之於人我而無之則是本有人我而銷之於空是所謂空諸所有也抑謂人我本無而我不實之以有是所謂愼勿實諸所無也夫聖人之無人我蓋其然哉一理而已矣人我有異而理則同同則無異故曰無也無欲害人者理也在我無欲害人在人無欲害我其理同也無欲受侮汝者理也我無欲受人無欲受其理同也同乎理則一理而已矣而安有人與我之或異乃理則有等殺矣均而同之而尙非理也因其尊而尊之因其卑而卑之我之居尊與人之居尊我之處卑與人之處卑同也同此而已矣非

必我尊人卑而抑我以就卑也因其親而親之因其疏而疏之我之所親與人之親我我之所疏與人之疏我同也同此而已矣非必忘親忘疏而引疏者以爲親也因其曲而曲之因其直而直之直在我之必伸猶在人之不可屈曲在我之必屈猶在人之不可伸同也同此而已矣非必屈己伸物而恆以曲自予以直予人也故犯而不校能忘乎人而非必能大順乎理之同蓋於克己有餘而於復禮未能合符是以重於己而輕於物故人之以非禮相干者未一準之天理之大同斯以爲始事之始功而未入於化也聖人只是天理渾成逐原取給遇順逆之兩境一致兩

分皆以合符不爽更無所謂己私者而克之顏子則去一分私縱一分公除彼己之轍迹而顯其和平先儒謂孟子爲有圭角竊意顏子亦然用力克去己私即此便是英氣有英氣便有圭角矣要以有生之後爲天理之礙者唯此以己勝人之心爲最烈故顏子雖未入化而作聖之功莫有過焉蓋己私已淨但不遽致空去則天理之發見自不容已如磨古鏡去一分垢則顯一分光自有不能遏抑者矣迨其垢盡光生而不但作鏡中之影渾然於天理一致之中則無階可升而爲道義之門此顏子所謂欲從末繇者也觀聖賢無我之深淺當於此思之庶不婪入釋氏歟

利截體之妄

慶源因有周公之才者尚當以驕吝爲戒遂疑才爲可善可惡之具而曰德出於理才出於氣竊以知慶源說書多出億度而非能豁然見理者德有性之德有行道有得之德皆涵於心者也心固統性而不可卽以心爲性以心爲性則心性之名不必互立心不出於性德不出於理矣如行道而有得則得自學後得自學後非特所性之理也今不可云周公質非生安而亦不可謂周公之德不繇學得則亦不必出於性者之爲德而何得對氣而言之理爲德之所自出也凡言理者有二一則天地萬物已然之條理

一則健順五常天以命人而人受爲性之至理二者皆全乎天之事而德出於理將凡有德者一因乎天理之自然而人不與哉抑慶源之意或淺之乎其爲言若曰出於理者爲德未出於理而僅出於氣者爲才則是拒諫飾非工書晝穿竇窬之才耳而豈周公之才哉是云德出於理業已不可而況云才出於氣乎一動一靜皆氣任之氣之妙者斯即爲理氣以成形而理即在焉兩間無離氣之理則安得別爲一宗而各有所出氣凝爲形其所以成形而非有形者爲理夫才非有形者也氣之足以勝之亦理之足以善之也不勝則無才不善抑不足以爲才是亦理氣均

焉審矣寂然不動性著而才藏感而遂通則性成才以效用故才雖居性後而實與性爲體性者有是氣以凝是理者也其可云才出於氣而非理乎孟子曰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才盡則人皆可以爲堯舜矣雖云氣原無過氣失其理則有過才原無過才失其用則有過然而氣失其理猶然氣也才失其用則不可謂才且此既云才之美矣則盡之而無不善矣則才無過而有功矣豈遂爲召驕致吝之媒乎程子云有周公之德自無驕吝此据已然而言爾非謂有周公之才者能致驕吝也驕者氣盈吝者氣歉驕吝者則氣之過也不驕不吝者能善其氣

者也氣有盈歉則爲驕爲吝故夫天下之驕吝者不必皆有才而且以不盡其才故聖人於此言才又言驕吝正是教人以人輔天以道養性善其氣以不害其性之意使天以此理此氣授之人而爲才者得盡其用而成其能其爲功在學而不恃所性之理何居乎慶源之孤恃一理以彈壓夫才廢人工而不講也耳聰目明言從動善心睿所謂才也則皆理也而僅氣乎哉氣只是能生氣只是不絀氣只是能勝過此以往氣之有功者皆理也德因理也而德之能生不絀而能勝者亦氣也才非不資乎氣也而其美者卽理也理氣無分體而德才有合用不驕不吝所以善

吾才即所以成吾德曾何歧出滿分之有
慶源云世固有優於德而短於才者此乃未成德者文飾迂疏之語聖賢從不於此說德到優時橫天際地左宜右有更何短之有設假令一人有孝德以事親而無事親之才則必將欲順而反得忤申生之所以僅爲恭而許世子且不免於大惡其可謂孝德之優乎必能如大舜文王方可云優於孝德而草野傖傖响响咻咻者一短則蔑不短也優者綽有餘裕之謂短於才正是德之不優處誠優於德矣則凡爲道義之所出事物之待治何一不有自然之條理凡周公之才固即以行周公之德而實周公之德優

裕不窮所必發之光輝德者得其理才者善其用必理之得而後用以善亦必善其用而後理無不得也故短於才者不可謂無德而德要不優必如周公平禍亂制禮樂以成其純忠蓋孝之德而後爲德之優爲才之美若馬鈞何碉楊修劉表之流亦奚足以云才而況得見美於聖人驕吝之不可有固善才之用而亦居德之方然則有曾閔之孝能比之忠而驕且吝焉則亦爲居德之忌而不但爲才言也特以驕吝於用處發見而才者德之用故專言才以統德而鮑焦申屠狄李膺范滂之以驕吝居德者亦自不乏然則有德而短於才者無亦驕吝之使然正不得以才

短爲無損於德而自恣也如云德不憂驕吝而有才者則然則非但病才而且以賊德固偏者之大患也

聖人於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之後必須說危邦不入以下一段文字丁嚀嚴切語下自見若以敎言則成德以後丙以成身外以成物不可勝撒而何但於出處上序續不一詞而足哉此唯晁氏數語說得簡要精通雖去就出處之校學守以體用而分本末然總繫之曰然後爲君子之全德則去就義潔出處分明亦非坐致之效可知聖賢學問內外標本無一不用全力若學守功深而去就出處一聽其自善則用力於此而收功於彼如農耕之耘之而不穫

祿亦豈其祿哉所以靜而存養者必動而省察君子之法天唯是自強不息終日乾乾夕惕若何嘗離者一二十年學守工夫便東衝西撞去如王安石之所爲者安石之明聞深思廉潔自好亦可謂有主矣向後徒成一無忌憚之小人此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之說以誤學人不小所以文言說忠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學守之謂也而又云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則不驕不憂亦必有知幾存義之功焉故夫子悅漆雕開之未信則以開之可仕者學守有得而不能自信者現前應用之物理也物之理本非性

外之理性外之物理則隔嶺孤松前溪危石固已付之度外而經心即目切諸己者自無非吾率性之事則豈有成功之一日坐危邦而必不入亂邦而必不居有道則必不後時無道則必無滯迹也故唯佛氏有直截頓悟之一說故云知有大事使休而酒肆淫坊無非覺位但一拔指海印發光緣他欲壞一切而無可壞之實則但壞自心即無不壞故孤守自性總棄外緣聖人於下梢處一倍精神欲成一切而此物之成不能速成彼物故理自相通而功無偏廢是以終之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則以見學之已明守之已至到臨幾應物上一失

其幾則雖期許無慙而俯仰天人已不能自免於恥所以見天理流行初無間斷不容有精粗內外之別而以精粗以內忘外貽亢龍之悔以一眚累全德也斯聖功之極至成德之終事其慎其難日慎一日亦不知老之將至矣朱子云此唯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語自蘊藉言必能乎彼而後能乎此以著本末相生一致之理非謂能乎彼則卽能乎此特本而遺末舉一而廢百也廢源遠以效言不但昧於聖言亦以病其師說矣

鄭氏以許行陳相爲篤信而不好學大屬孟浪篤信者若不問其何所信則信佛老以至於信師巫邪說者至死迷

而不悟亦可許之爲信耶且陳相學許行之學許行學神農之言豈其不學而抑豈其不好乃鄭氏之失總緣誤將信字作虛位說朱子云篤信是信得深厚牢固亦自有病但云信得深固其所信者果爲何事朱子意中言外有一道字在而鄭氏且末之察乃夫子豈隱一道字於臆中而姑爲歇後語耶熟繹本文八字下四字俱事實上四字俱工夫若云信道則信字亦屬工夫連下兩工夫字而無落處豈不令癡人迷其所往逢着一說便爾不疑此信如何得篤且如陳相之事陳良已數十年一見許行遂盡棄其學正唯不能疑者之信不篤也而病不在於好學之不誠

事陳良而信陳良見許行而信許行如柳絮因風逢蛛網而即罣亦何足道哉但言信而不得所信則其弊必至於此以實求之則此所謂信者有實位而非用工之虛詞也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正此謂矣故皆與好學相資而著其功特彼之言信以德之性諸天者言此之言信以德之據於己者言爲小異耳篤信猶中庸言敦厚也好學猶中庸言崇禮也葢君子於古今之聖教天下之顯道固所深信而疑之與信以相反而相成信者以堅其志疑者亦欲以研其微故曰信而好古亦曰疑思問此不容步步趨趨漫然無擇惟事深厚牢固之區區也審矣唯夫吾心固

有之誠喻諸己而無妄者卽此是道之眞體效於人心而資深居安者於此而加之培植壅護之功則旣能不喪而長養益密所謂敦篤其所已能者正此謂已此心分明不昧仰不愧天俯不怍人言則可言行則可行者是曰信而量之未充體之未極益加念爲使已能者不忘可能者不詘是曰篤如此則仁爲誠仁義爲誠義而體之或僞猶恐用之或窮則好學之功所繇並進而不可缺也彼陳相一流心無眞理蒙蒙瞀瞀乘俄頃之信而陷溺不反雖好其所好而學其所學曾何益哉使陳相者能於己之性物之理於痛癢之關心固有而誠喻之則雖其學未至亦何悖

謬之若此耶聖人言爲學之本其只一信字爲四德之統宗故曰主忠信曰忠信以得之而先儒釋之曰以實曰循物無違以實者實有此仁義禮智之天德於心而可以也以用也循物無違者事物之則曉了洞悉於吾心如信夏之熱信冬之寒非但聽厭官之推測吾之所通與彼之所感自然而不忒也道自在天下而以喻諸吾心者爲靜可爲體動可爲用之實即其發之不妄以揆諸心而與千聖合符則繇一念之不忒以敦篤而固執之雖學之未至而本已不失雖有異端窮工極巧以誘吾之信而終不亂豈徒特所學以立門庭而折之耶乃至父子君臣之際苟非恩

義之根於性者有信在心而徒聞見是資則將有信伯禽東征之爲孝而成李賢楊嗣昌之忘親信譙周勸降之爲忠而成吳堅賈餘慶之賣國信之益以牢固而爲惡益大聖人何以切切然以爲信冠於學守善道之上爲成德之始基也彼鄭氏者惡足以知之

古樂既無可考其見之儀禮者朱子業信而徵之以定笙詩之次第蓋係今以知古樂之略者唯恃此耳關雎爲合樂之首居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之先既後有五篇則不可云自關關雎鳩至鐘鼓樂之皆是亂陳新安云當以關雎之末章爲亂其說與儀禮合合樂六詩每篇當爲一

終合樂者歌與衆樂合作而當其歌則必不雜奏衆樂使
揜人聲一篇已闋始備奏群音以寫其餘故曰洋洋乎盈
耳言關雎則葛覃以下五詩放此矣

若琴張曾晳牧皮之流豈復有不直之憂蓋彼已成乎其
爲狂則資禀旣然而志之所就學之所至蔑不然也此云
狂而不直則專以資禀言滑筆之論較朱子要做聖賢之
說爲是

猶恐失之唯陳新安末一說爲有分别朱子將合上句一
氣讀下意味新巧然二句之義用心共在一時而致力則
各有方不可作夾帶解失者必其曾得而復失之謂若心

有所期得而不能獲則但可謂之不得而不可謂之失且有所期而不能獲卽不及之謂衜若云如不及矣而猶恐不能得則文句復而無義且輕說上句勢急趨下於理尤礙旣以如不及之心力爲學而猶以不得爲恐則勢必出於助長而先獲此二句顯分兩段如不及者以進其所未得猶恐失者以保其所已得也未得者在前而不我親如追前人而不之及也已得者執之不固則遺忘之如已所有而失之也看書須詳分眉目令字字有落若貪於求巧而捉取於形聲之似則於大義有害矣

先須識取一天字豈夐絕在上淸虛曠杳去人閒遼濶之

字而別有一天哉且如此以爲大則亦無與於人而何以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堯之爲君則天之爲天天之爲天非徒有空曠之體萬物資始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此則天也集註言德德者君德也明俊德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德之蕩蕩者也天之於物有長有養有收有藏有利用有厚生有正德而既不可名之曰長物之天養物之天收藏夫物之天利物用厚物生正物德之天如天子之富惆不可以多金衆多泉貨言之則堯之不可以一德稱者亦如此矣且天之所以長養收藏乎物利物用厚物生正物德者未嘗取此物而長養收藏利厚

而正之旋復取彼物長養收藏利厚而正之故物受功於
不可見而不能就所施受相知之垠鄂以爲之名則堯之
非此明俊德彼親九族既平百姓旋和萬邦者民亦不能
於政教之已及未及先後遠近閒酌取要領而名其德也
乃其所及於民者尚無事哉其事可久故不於斷續而見
新其事可大故不以推與而見至則其成功文章之可大
可久者卽無能名之實也成功非巍巍則可名湯之制正
武之清明是也有推與也文章非煥乎則可名禹貢之敷
錫周官之法度是也有斷續也乃凡此者無不在堯所有
之中而終不足以盡堯之所有意蓋頊以上之天下別有

一風氣而虞夏商周之所以爲君者一皆祖用堯之成功文章古必有傳而今不可考耳若以心德言之則旣與夫子大哉爲君之言相背而以準之天則將謂天有巍巍之體段其亦陋矣先儒說天如水晶相似透亮通明結一益殼子在上以資思之良同兒戲語其或不然以心德比天之主宰則亦老子橐籥之說蕩蕩兩開何所置其橐而又誰爲鼓其籥哉夫子只一直說下後人死拈無名作主惹下許多疵病而竟以道家之餘瀝所謂清淨幽元者當之応亦誣矣

異色成采之謂文一色昭著之謂章文以異色顯條理之

別章以一色見遠而不雜乃合文以成章而所合之文各成其章則曰文章文合異而統同章統同而合異以文全章偏言之則文該章以章括始終文爲條理言之則章該文凡禮樂法度之分析等殺差別厚薄者文始末具舉先後咸宜者章文以分分於合顯章以合合分分成而分不妨合合不昧分異以通於同同以照所異相得而成相涵而不亂斯文章之謂也舊註未悉

子罕篇

天之命人物也以理以氣然理不是一物與氣爲兩而天之命人一半用理以爲健順五常一半用氣以爲窮通壽

天理只在氣上見其一陰一陽多少分合主持調劑者即理也凡氣皆有理在則亦凡命皆氣而凡命皆理矣故朱子曰命只是一個命只此爲健順五常元亨利貞之命只此爲窮通得失壽夭吉凶之命若所云惠迪吉從逆凶者既無不合矣而伯牛之疾孔子之不得衛卿季孫之惑於公伯寮在原頭上看亦與從逆凶之理一也人事之逆天數之逆等之爲逆則皆凶矣或疑天數之不當有逆則人事又豈當有逆哉唯天之德以生物利物而非以殺以害唯人之性以仁以義而非以爲戕爲賊乃乘於其不容已之數則相失在毫釐之差而善惡吉凶已不可中徙則健

順五常之理微而吉凶禍福之理亦甚微也健順五常理也而健者氣之剛順者氣之柔五常者五行生王之氣則亦氣之理矣壽夭窮通氣也而長短豐殺各有其條理以爲或順或逆之數則亦非無理之氣矣陳新安未達朱子之微言而曰集註云命之理微則此命以理言其泥甚矣或疑天命之理愚者可明柔者可彊所以可變者唯其命之一也人之習變其氣質而命自一故變其習之不一者而可歸於一是則然矣若夫氣數之命窮者不可使通夭者不可使壽則所命不齊命不齊則是理無定矣理不一則唯氣之所成而豈得與健順五常之命爲性者同哉乃

於此正有說在可以例相通而不可執一例觀也天命之理愚者可使明明而明者則不可使愚柔者可使彊而彊者則不可使柔故鯀不能得之於子紂不能得之於臣此猶夫仲尼之不能使伯牛壽樂正之不能使孟子通也氣數之命天者不可使壽而壽者可使天窮者不可使通而通者可使窮故有耽酒嗜色以戕其天年賊仁賊義以喪其邦家此猶夫愚而好學則近知柔而知恥則近勇也故曰富與貴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嗚呼二者之胥爲命致上致下之不同而胥協於一也此其

所以爲理之微與

程子云意發而當卽是理也發而不當是私意也胡氏云意不可以孤行必根於理皆精審允當之語而微言引伸則在讀者之善通不然則胡不云無私而云毋意耶此旣顯然但此言意之卽不可有而大學云誠其意則又似一篇實其意而不待於揀擇然則此之言意與大學之言意固有別矣而統言意則又未見其別也葢均之意也而大學云其身其心其意其知四其字俱指古之欲明明德者而言而其意其知二其字又微有別身兼修與未修故言修修者節其過也心兼正與不正故言正正者防其邪也

意已無邪故言誠知已無過故言致誠者卽此而實之致者卽此而充之也則其云其意者爲正心者言之欲正其心者之意已遠於私則不復慮其發之不中於理而特恐其介於動者之不爲耳則凡言意不可避言誠而特欲正其心者之意則當誠也森漫然因事而起欲有所爲者曰意而正其心者存養有本因事而發欲有所爲者亦可云意自其欲有所爲者則同而其有本無本也則異意因心之所正無惡於志如日與火之有光燄此非人所得與而唯明明德者則然故大學必云誠其意而不可但云誠意假令非正心所發之意有好而卽如好好色有惡而卽如

惡惡臭則王安石之好吕惠卿牛僧孺之惡李德裕其迷而不復亦未嘗不如好好色惡惡臭而要亦爲意爲必爲固爲我而已矣豈足道哉意生於已正之心則因事而名之曰意而實則心也志也心之發用而志之見功也可云其意而不可云意也今此言子絕四而云毋意者漸安所云以常人之私欲細分之有此四者是已因常人之行而見夫子之絕則此意爲常人而言而爲意之統詞統常人而言則其爲漫然因事欲有所爲者亦明矣既爲漫然因事欲有所爲則不問其爲是爲非俱如雷龍之火乘陰虛動而妄發不可必出於私而固不可有矣知此則但言意

可無言私而但於孤行與有本察之則曉然矣
朱子因釋氏有破除知見之說恐後學不察誤引聖言以證彼教故以無知爲謙詞實則聖人之言雖溫厚不矜而亦非故自損抑謂人當有知而已無之也道明斯行則知豈可無然此自對世人疑夫子有知者而言則聖人無所不知而謂之有知可乎以聖人無所不知而謂之有知此正墮釋氏家言及墮子靜頓悟之說蓋人疑聖爲有知者謂無所不知者其枝葉而必有知爲之本也異端行無本而知有本故衆一廢百聖人行有本而知無本誠則明矣固有此理則因是見知而一切物理現前者又因天下之

誠有是事則誠有此理而無不可見所謂叩兩端而竭也
若古今名物象數雖聖人亦只是畜積得日新富有耳此
與帝王之富但因天下之財自無與敵一例若釋氏則如
俗說聚寶盆相似只一秘密妙悟心花頓開拋下者金山
聚海隨地尋去旣萬萬於事理無當即使偶爾弋獲而聖
人如勤耕多聚彼猶奸富者之安坐不勞五斗十年三十
擔禍患之來無日矣世人因不能如聖人之叩兩端而竭
便疑聖人有一聚寶盆在故夫子洞開心胸以敎之而豈
但爲自謙之詞
緣顏淵無上事而發此歎遂啟後學無限狐疑如實思之

算是鏤空畫火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此是何物事莫有一個道離了自己卻在眼前閃閃爍爍刁刁蹬蹬顏子卻要捉著他不能勾在釋氏說不得觸不得背金剛圈棘栗蓬離鉤三寸十石油麻正是這話仔細思之作甚見戲近有一儕閭一學究說之者有所指之詞仰之彌高之字何指學究答云指道儕云然則可道仰道彌高否其人無語此學究與儕固不足道尋常理學先生錯作仰道彌高解爲此儕所譏駁者不少此等區處切忌胡思亂想將道作一物浩浩而無窮譎變變而無方體自伏羲畫易直至顏孟程朱誰曾懸空立一個道教人拈鏡

花捉水月去若道而高也則須有丈里道而堅也則須有賢模道而在前在後也則行必有迹而遷必有徑如何說得無窮盡無方體乃顏子於此卻是指着一件說在粗心浮氣中二氏之毒者無惑其狂求不已也顏子既非懸空擬一道之形影而言之又實爲有指思及此然後知朱子之言真授替者以目也朱子云不是別有箇物事則既足以破懸空擬道形影者之妄又云只是做來做去只管不到聖人處則現前將聖人立一法則而非無所指矣要此一章是顏子自言其學聖之功而非以論道喟然之歎知其難而自感也非有所見而歎美之也聖人之無行不與

只此語默動靜擬議而成變化便是天理流行如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亦止在身心上體認得精義入神利用安身之事非有一性焉命焉如釋氏之欲見之也見性二字在聖人分上當不得十分緊要而又非驀地相逢通身透露之謂見孟子所言乍見孺子入井之心亦是爲人欲蔽錮不足以保妻子之人下一吟點若聖賢學問則只一箇無不敬安所止就此現前之人倫物理此心之一操一縱以凝天德而何有如兖如冰如蜩鳴如絲縷之性而將窺見之緣夫子義精仁熟從心所欲而不踰矩故即一止一作一言一動之閒皆自然合符而其不可及者即爲高不

能達者卽爲堅不可執一以求者卽爲在前而在後卽如鄙夫之問叩兩端而竭見齊衰者冕衣裳者瞽者而必作必趨感斯應應斯善善必至至善必不息不息而化此所謂彌高彌堅忽焉在後者矣顏子親承夫子無行不與之教較夫子生千聖之後而無常師者其用功之易自倍故其壹以學聖爲己事想來更不暇旁求朱子深知顏子之學而直以學聖言之可謂深切著明矣彼汎言道而億道之如此其高堅無定者眞釀蜜以爲毒也

朱子三關之說集註不用想早年所見如此而後知其不然善學者正好於此觀古人用心處不恃偶見以爲安而

必求至極如何陳新安金仁山偷取朱子之所棄以爲寶也爲彼說者止据夫子循循然一段在忽焉在後之下將作自己無所得依步驟學作文字一例商量聖賢性命之文何嘗如此命局布格顏子於欲從末繇之時發此喟然之嘆直以目前所見衝口說出若云歷憶初終履歷而敘之其於喟然一歎之深心早已迂緩而不親矣除卻博文約禮何以仰何以鑽何以瞻非如有所立而卓爾雖欲從之末繇又何以爲彌高彌堅而忽在後既已仰之瞻之如此其盡心力以學聖矣而又在文未博禮未約之前則豈聖人之始教但教以脈脈迢迢尋本來面目也聖學中既

不弄此鬼技而況子固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已夫顯爲君子之始事聖人之始教哉將聖人於顏子之明睿尙然不與一端緒待其白地贍鑽計無所出然後示之以博文約禮則顏子以下不愈增其終身之迷耶陳子禽只緣在博文約禮上不能承受聖教故直鹵莽以子貢爲賢於仲尼漫無把捉者眞見聖而不知聖聞道而不信道顏子卽不其然而未博文未約禮之前亦知聖道之高堅可卬而何以知其彌高彌堅既見在前而猶未已哉顏子之歎蓋曰夫子之道其無窮盡無方體者乃至是耶此非夫子之吝於教非我之不勤於學也亦教則詣

誘學則竭才乃其如有所立而卓爾其末繇也則見其彌高也彌堅也瞻在前而忽在後也則甚矣聖人之難學也故集註於首節言此顏子深知夫子而歎之末節言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語錄有云合下做時便下者十分工夫去做此朱子之定論學者所宜篤信者耳

與道爲體一與字有相與之義凡言體皆函一用字在體可見用不可見川流可見道不可見則川流爲道之體而道以善川流之用此一義也必有體而後有用唯有道而後有川流非有川流而後有道則道爲川流之體而川流以顯道之用此亦一義也緣此因川流而興嘆則就川流

言道故可且就川流爲道體上說不曰道與川流爲體然終不可但曰川流爲道之體而必曰川流與道爲體則語仍雙帶而無偏遺故朱子曰與道爲體一句最妙

程子此道體也一句未免太盡朱子因有此四者乃見那無聲無臭底兩句亦須活看竟將此不舍晝夜者盡無聲無臭之藏則不可易象於坎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於兌曰君子以朋友講習看來只是如此集註云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初不曾打併道理盡在內夫子只說逝者如斯一者字是分下一欵項說底如說仁者便未該知說知者便未該仁逝亦是天地化理之一端有逝

則有止有動則有靜有變則有合有幾則有誠若說天地之化斯道之體無不如此水之逝而不舍則莊子藏山釋氏刹那之說矣於動幾見其不息者於靜誠亦見其不遷程子天德王道之言亦就動幾一段上推勘到極處而其云愼獨則亦以研動察之幾而不足以該靜存密矣程子推廣極大朱子似不盡宗其說故有撼拔云云一段想來不消如此張阜禮云安妥而能遷夫子云主忠信徙義方是十成具足底道理

程子君子法之四字卻與與道爲體之說參差不合新安祖此說云欲學者於川流上察識道體之自然不息而法

之愈成泥滯慶源人能即此而有發焉一句方得脗合此等處差之毫釐便成千里川流既與道爲體逝者即道體之本然川流體道有其逝者之不舍道體之在人心亦自有其逝者不待以道爲成型而法之此逝者浩浩於兩間豈但水爲然哉易象下六十四個以字以者即以此而用之非法之之謂也言法則彼爲規矩此爲方員道在天下而不在己矣天德乾地德坤君子固自有天行之健地勢之坤而以之自強以之載物無所煩其執柯睨視之勞也逝者二字是統說斯字方指水如斯者言天理之運亦如斯人心之幾亦如斯也此聖人見徹內外備道於身之語

目刻刻有可視之明耳刻刻有可聽之聰入即事父兄出即事公卿此皆逝者之不舍晝夜也朱子如水被些障塞不得恁地滔滔之語亦有疵在道體自然如何障塞得只人自間斷不能如道體何也天地無心而成化故其體道也川流自然而不息人必有心而後成能非有以用之則逝者自如斯而習矣不察抑或反以此孳孳而起者為蹠之徒未嘗礙道不行而人自躓耳此固不可以水之塞與不塞為擬明矣道日行於人人不能塞而亦無事舍己之固有外觀之物以考道而法之若云以道為法淺之則謂道遠人而推其極必將於若有若無之中立一物曰道老

氏緣此而曰人法天天法道嗚呼道而可法則亦虛器而離於人矣奚可哉

程子是一語之疵新安則見處差錯程子既云與道爲體則猶言目與明爲體耳與聰爲體固不可云君子法目之明以視色法耳之聰以聽聲其言自相窒礙故知是一時文字上失檢點若云君子以之自彊不息則無病矣若新安云欲學者於川流上察識道體之自然不息而法之則是道有道之不息君子有君子之不息分明打作兩片而借爲式樣猶言見飛蓬而制車蓬無車體亦無車用依稀形似此而已以此知新安之昧昧

君子以自强不息是用天德不是法水水之不舍晝夜是他得天德一分剛健處逝者天德之化迹也於水亦有於人亦有到水上只做得個不舍晝夜於人更覺光輝發越一倍日新天德活潑充塞兩間日行身內不之察識而察識夫水亦以末矣

閫外註引史記南子同車事自是不然史遷雜引附會多不足信且史所云者亦謂見靈公之好色而因歎天下好德者之不如此非以譏靈公也乃夫子卽不因靈公之狎南子而豈遂不知夫人好色之誠倍於好德則朱子存史遷之說何爲失裁況如新安之云則似以譏靈公之不能

賢賢易色是責盜跖以不能讓國而歎商臣之不能盡孝也亦迂矣且子曰吾未見者盡詞也靈公之荒淫耄悖當時諸侯所不多見而況於士大夫之賢者乃因此一事而遂槩天下之君若臣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其何以厭伏天下之自好者哉且云好德如好色兩相擬之詞則正爲好德者言而非爲不好德者道好德即不好色然亦已好矣靈公之無道兼縱牿亡其不好德也豈但不能如好色而已哉靈公爲南子所制召宋朝逐太子老屏被習大略與唐高宗同其於南子亦無可如何含憤忍辱姑求苟安而已好德者如此則已不誠之甚而何足取哉史遷之誣

新安之陋當削之爲正

朱子之言權與程子亦無大差別其云於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與程子權輕重使合義正同曲盡其宜一宜字即義也不要妙不微密不足以爲義也朱子曲全漢人反經合道之說則終與權變權術相亂而於此章之旨不合反經合道就事上說此繇其學適道進於立權而言則就心德學問言之學問心德豈容有反經者哉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初不云可與經未可與權經字與權爲對古云處經事而不知宜遭變事而不知權就天下之事而言之經字自與變字對以吾之所以處事物者言之則在經曰宜

在變曰權權亦宜也於天下之事言經則未該乎曲折如云天下之大經經疎而緯密也於學問心德言經則經字自該一切如云君子以經綸凡理其緒而分之者不容有曲折之或差則經固有權非經疎而權密也朱子似將一經字作疎闊理會以實求之經重不啻而何以經乎經非疎而權非密則權不與經爲對旣不與經爲對亦不可云經權有辨矣以巳成之經言之則經者天下之體也權者吾心之用也如以經綸之經言之則非權不足以經而經外亦無權也經外無權而況可反乎在治絲曰經在稱物曰權其爲分析微密挈持要妙一也特經以分厚薄定長

短權以審輕重爲稍異耳物之輕重旣審而後吾之厚薄長短得施焉是又權先而經後矣至如孟子云嫂溺援之以手乃在事變上說甚未可與權者視嫂溺而不援乎若伊尹放太甲周公誅管蔡則尤不可以證此周公若有反經合權之意則必釋管蔡而後可謚人臣挾私怨朋仇讎乘國危主幼而作亂其必誅不赦者自國家之大經大法是其誅之也正經也周公卽微有未慊處亦守法太過遭變事而必守經耳安得謂之反經若太甲之事則聖人之所不道夫子似有不滿於伊尹處其不見删於書亦以太甲之事爲後戒且亦如五子之歌存其詞之正而已且伊

尹之放太甲亦歷數千載而僅見堯舜禹文孔子俱未嘗有此舉動孔子於衛且不放逐三桓而況其君如使進乎可與立者必須有此驚天動地一大段作爲而後許之曰可與權亦豈垂世立教之道哉浸假太甲賢而伊尹不放則千古無一人一事爲可與權者矣其將進祭仲霍光而許之乎若嫂溺手援乃淯乎擬草野鄙媟之說孟子姑就事之變者言之自非豺狼皆可信其必援只是一時索性感愴做下來的既非朱子精微曲折曲盡其宜之義而又豈聖賢胸中有此本領以待嫂之溺爲反經而合道耶朱子云可與立未可與權亦是甚不得已方說此話使然則

獨伊周爲當有權而堯禹爲無權乎孟子譏執中無權初不論得已不得已易所精義入神利用安身則雖處平世居尋常位行所得爲亦必於旣立之餘加此一段心德而況此但言學者進德之序初未嘗有不得已之時勢若或迫之者故唯程子之言爲最深衍程子云聖人則不以權衡而知輕重矣聖人則是權衡也顧此爲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妙權之定輕重猶矩之定句股而權之隨在得平無所限量尤精于矩則必從欲不踰矩而後卽心卽權爲可與權也如鄉黨一篇無不見聖人之權若一往自立則冉有子貢侍於夫子而侃侃如也夫豈不正乃以準之於輕重

固已失倫自非聖人盛德積中大用時出其孰能必施之下大夫而不爽哉萬事交於身萬理交於事事與物之輕重無常待審於權者正等目前天理爛漫人事推移卽在和樂安平之中而已不勝其繁雜奚待不得已之時而後需權耶況聖賢之權正在制治未亂上用其聰明睿知神武不殺之功若到不得已臨頭卻只守正毅之夔夔齊栗周公之云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知死不登而唯仁可以自靖故詩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言不改其恆也若張良之辟穀郭子儀之奢侈聖賢胸中原無此學術而況祭仲霍光之所爲哉聖賢之權每用之常而不用之變桐

宮一節亦未免夾雜英雄氣在孟子有英氣故倘針芥而推之為聖論語稱夷惠而不及伊尹聖人之情可見矣易云巽以行權巽入也謂以巽入之德極深研幾而權乃定也如風達物無微不徹和順於義理而發其光輝焉有不得已而反經以行者乎故權之義自當以程子為正

天下無一定之輕重而有一定之權若因輕重之不同而輒易焉則不足以為權矣大而鈞石小而銖累止用其常而無不定此乃天理自然恰當之用若云不得已而用權則執秤稱物者皆日行於不得已之途矣而豈其然哉

鄉黨篇

說聖人言語容色皆中禮處唯朱子及慶源之論得之龜山下語極乎高元亦向虛空打之遠耳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蓋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之謂德盛而至無所不用其極如日月之明容光必照固不可云日月之明察察然人一隙而施其照而亦不可謂高懸於天不施一照而容光自曜也慶源細密近實四字道得聖人全體大用正著其云實者即朱子身上逬出來之意其云密者即朱子做得甚分曉之意學者切忌將聖人作一了百了理會中庸說聰明睿知必兼寬裕溫柔等十六種天德方見天下之理皆誠而至聖之心無不誠密斯實實斯誠

也一了百了唯釋氏作此言只一時大徹大悟向後便作
一條白練去磕著撞著無非妙道所以他到爛漫時便道
事事無礙即其所甚戒之淫殺酒肉而亦有公然爲之者
其端既亂委自不清細究其說亦惠子尺棰之旨爾只此
便終日用之而不窮故其言曰元來黃蘗佛法無多子聖
賢天德王道一誠而爲物之終始者何嘗如是使盛德在
中而動容周旋自然不勞而咸宜於外則鄉黨一篇直是
仙人手中扇不消如此說得委悉矣孔門諸弟子爲萬世
學聖者如此留心篤崇乃舍此而欲求之自然求之元妙
亦大負昔人苦心矣易謂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又云天地

設位聖人成能那有拈槌豎拂大用應機如如不動一種狂邪見解鑿山早已中其毒而不自知矣聖人只是一貫亦只是一箇於義但精於仁但熟到用時須與他一段疊疊勉勉在且如色惡不食臭惡不食而藉云自然非出有心則天下之好潔而擇食者亦自然不食而非有所勉正當於此處揀取分别故知說元說妙者反墮淺陋如佛氏說清淨說極樂到底不過一蓮花心金銀樓閣而已故吾願言聖人者勿拾彼之唾餘也

使擯執圭兩條晁氏以孔子仕魯四年之內無列國之交疑非孔子已然之事但嘗言其禮如此晁氏所據春秋之

所書耳乃春秋之紀邦交非若與貴大夫不登於史册以孔子之位言之固不可据春秋爲證乃雙峯因晁氏十三年適齊之訛以折晁說亦未足以折晁之非雙峯云夫子擯聘時弟子隨從見而記之乃令孔子銜命出使則所與俱行者必其家臣而非弟子卽或原思之屬得以官從而當禮行之際自非介旅誰得闌入諸侯之廟廷哉其在擯也旣不容弟子之隨從卽或從焉亦不得雜遝於賓主之間恣其屬目弟子而已仕也則各有官守矣如其未仕豈容以庶人而躡足側目於公門如觀俳優之排場者而夫子抑胡聽之而不禁耶足知雙峯之言草野倨侮自不如

晁氏之密但尋繹事理可信其然不必以邦交之有無爲微耳

衣服飲食二節亦須自聖人之德愈細愈密愈近愈實上尋取方有入處朱子天理人欲之說但於已然上見聖德而未於當然處見聖功使然但云大德敦化已足而何以必云小德川流天地之所以爲大哉仲虺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義是心中見得宜處以之制事禮乃事物當然之節文以之制心此是內外交相養之道固不可云以義制心以禮制事以禮制事則禮外矣以義制心則義又外矣若但於可食不可食上分得天理人欲分明則以禮制事

之謂飲食亦在外而非內矣此正與聖學相反朱子又云口腹之人不時也食不正也食失飪也食便都是人欲此其說愈疎世自有一種武然高簡之士將衣食作沒緊要關切看便只胡亂去如王介甫之蝨緣鬚而不知蘇子瞻在嶺外食湯餅不顧粗糲將他說作人欲甚則名之為口腹之人固必不可只是天理上欠缺耳乃於此處簡點天理令無欠缺也急切難分曉在如魚餒肉敗那些見得天理上必不當食無已則傷生之說盡之矣衛生固理也而舉食中之天理盡之於衛生則亦褊甚到此卻須徹根徹底見得聖人正衣服慎飲食一段靜存動察極密極實之

功所謂致中和者卽此便在方於作聖之功得門而入蓋不正之服食始以不正之心失其本然之節胡亂衣之食之此內不能制外也迫其衣不正之衣而心隨以蕩食不正之食而性隨以遷此外不能養內也內外交養缺一邊則不足以見聖且如今人衣紅紫綺麗之服此心便隨他靡靡搖搖去衣葛而無所表出此心便栩栩軒軒去卽此推之凡服之不衷者皆足以生人驕奢僭忒之心服之不盛者皆足以生人苟且猥下之心況於食之於人乃以生氣氣淸則理晰氣濁則理隱氣充則義立氣餒則義喪治能使氣濁而不充者豈但傷生而抑以戕性矣聖人敬其

身以建中和之極故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中和養其氣而禮樂亦報焉交相成也故天子齋則食玉以交於明禋行以珮玉爲節在車以和鸞爲節則志不慆而忠信篤敬乃常在目然則一服之失宜一食之不當於聖人氣體中便有三辰失軌山崩川竭之意學者未能從事於無不敬儼若思之功使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不足以見之爾膏粱之子衣錦紈食甘脆則情必柔弱田野之夫衣草衣食藜藿則氣必麁鄙故夫子之容色言動施之於上下親疏而中其節者以吾心之宜制事也飲食衣服必期於正而遠其鹵莽者以事物

之宜養心也內外交相養而無有忒者聖功也內外得所養而自不忒者聖德也故慶源以爲聖學之正傳其旨微矣嗚呼以此爲言世之說元說妙者應且笑其舍本而徇末乃彼之所謂元妙者亦非愚之所敢知也

以迅雷風烈爲天之怒亦從影響上捉摸幾與小說家電爲天笑之誕說同一鄙猥張子正蒙中說得分明不容到此又胡亂去詩云敬天之怒天之怒從何察識亦卽此民心國勢見之耳喜事賞怒事罰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天之罰也卽天之怒也若雷之迅風之烈未必其爲災害於人物而且以啟蟄而吹枯何得與相猜卜爲天之怒非以雷霆不

必迅迅則陰之拒陽已激而陽之疾出無撣者也風不宜烈烈烈則虛者已虛而吸之迫實者已實而施之驟也只此是陰陽不和平處天亦乘於不容已之勢而然如人之有疾呼號似怒而因氣之不和豈闗怒哉陰陽不和其始必有以感之其繼則抑必有以受之者夫子以天自處而以裁成輔相爲己事故不得不自省所感者之或在吾身而防夫不和之受將爲性情氣體之傷繇其心之純於天德而不息故遇變則反求諸己而不安耳從此思之乃於理事不悖

爾雅言鶌鵳醜其飛瀿謂竦翅上下一收一張也鳶烏醜

其飛翔謂連翅迴翔也鷹隼醜其飛翬謂布翅翬翬然疾也今觀雉之飛但忽然竦翅一直衝過隴間便落草中差可謂翪而何嘗有所謂連翅迴翔而後集者哉嚮雉之在山梁夫子子路交至乎其側而猶不去則又豈色斯舉矣之謂新安云色舉翔集卽謂雉也亦不審之甚矣時哉云者非贊雉也以警雉也鳥之知時者色斯舉矣翔而後集今兩人至乎其前而猶立乎山梁時已迫矣過此則成禽矣古稱雉爲耿介之禽守死不移知常而不知變故夫子以翔鳥之義警之徒然介立而不知幾難乎免矣人之拱已而始三嗅以作何其鈍也然此亦聖人觀物之一意而

已非謂色舉翔集便可與聖人之時中同一作用西山以孔子去魯衛伯夷就養文王比之則大悖矣有雉之介而後當進以翔鳥之幾如其爲翔鳥也則又何足道哉馮道之於君臣楊畏之於朋友占風望氣以趨利而避害爲鳶而已矣

讀四書大全說卷五終